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5
9



文庫 11
D 295
9

續弘簡錄元史 編卷二十三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柳田泉文庫

臺諫一

姚天福 高鳴 陳思濟 魏初從祚 劉宣 張孔孫

崔或 崔斌 相威 亦力撒合 陳天祥兄 申屠致遠

董文用弟文忠 郭貫 郝天挺

姚天福字君祥終州人後徙鴈門字木魯神道碑云系出唐相元崇幼讀春秋

通大義及長以材辟懷仁丞世祖至元五年始立御史臺以天

福為架閣管勾尋拜監察御史每延折權臣帝嘉其直錫名巴

兒思謂不畏強悍猶虎也輟耕錄云條奏宰相阿合馬罪二

者罪已不在宥因目天福曰巴兒思臣下有違太祖之制千朕

不之絕者汝抨擊之母隱廷臣皆震悚時方倚阿合馬理財始釋

問仍加厚賜天福曰臣職居彈擊惟負爵祿是懼敢貪賞以重

續弘簡錄

卷二十三

臺諫一



010190563010

臣罪碑云上引唐太宗賞魏徵故事曉之時御史臺置二大夫

綱紀無統天福言於世祖曰古稱一蛇九尾首動尾隨一蛇二

頭不能寸進今臺綱不張有一蛇二頭之患陛下不急拯之久

則紊不可理帝召玉昔帖木兒及孛羅諭之孛羅以年少引退

按行畿輔有監使者凌民取賄天福乃易服間行得其狀奏戮

之以狗豪右憎服碑云監大名敢普得罪御史按之不服天福

大詬天福急捕之檢行囊得賂侍御史安兀失納救免狀明日

十餘誰歸上悟戮政普而斥安安既斥猶與所善雙陸禁

年詔罷各道按察司天福白御史大夫曰是司之設所以廣視

聽虞非常慮至深遠不但繩有司已也大夫駭然曰微公言幾

失之夜入帝臥內奏其言帝大悟詔復立權臣不悅左遷衡州

路同知不就碑云會駕北幸河合馬馳騎士縛天福聞其家

使成宗大德四年拜參知政事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六年

卒碑云憲河東開廩賑太原民奏和羅朔方憲淮西免斬貴賦

出遵化忽風旋馬首然祝曰汝寬從我我為汝理至蒼蒼而風

息得五尸其一衣中得小印下令居賈行商以端匹赴縣聽和

市辨之賊果執盜歲輸粟潞陽民方饑留粟賑糶民賴以生

輟耕錄云武平縣民劉義訟其嫂與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

有釘塗其跡耳聽之果然獄定天福名欽諦詢之欽因矜其妻

之能天福曰若妻處子邪曰再醮命有司初天福拜御史時其

母戒之曰古稱公爾忘私委贄為臣當罄衷以塞其職勿以未

亡人為卹俾吾追蹤陵母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天福亦請於憲

府曰監察責當言路有犯無隱苟獲譴乞不為親累或以聞帝

嘆曰巴兒思母子義烈之言當於古人中求之輟耕錄云敕侍

卒年七十三臺錄

續以商錄 卷二十三

冊曰侃侃直言不因賞勸去二首患破七死券雖由忠發亦本毋媛卒揚令名夫復何憾

高鳴字雄飛真定人少以文學知名諸王旭烈兀將征西域聞其賢遣使三聘之鳴乃起為王陳西征二十餘策王數稱善薦為彰德路總管

中州志云政暇詣學舍親講經義郡邑知有經學自鳴始

世祖至元五年始

立御史臺以鳴為侍御史時天下初定中書樞密事多壅滯言者請置督事官各二鳴曰官得人自無滯政臣職在奉憲願舉察之毋為官外設人也俄議立三省鳴上封事曰臣聞三省設自近古其法由中書出政移門下議不合則有駁正或封還詔書議合則還移中書中書移尚書尚書乃下六部郡國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繁取決一省猶有壅况三省乎且多置官者眾免失政也但使賢俊萃於一堂連署參決自免失政豈必

官異坐乎故曰政貴得人貴多官不如一省便世祖然其言議遂罷川陝盜起行省請急戮其尤者以止盜朝議將從之鳴曰制令天下上死囚必待報所以重刑惜民命也今從其請是開天下擅殺之路害仁政甚大世祖令速止之鳴每以敢言被上知嘗入內值大風雪帝謂御史大夫塔察兒曰高鳴年老後有大政就問可也官至吏部尚書

志云卒諡文獻有河東集

陳思濟字濟民河南柘城人以太器見稱於時世祖聞其名名備顧問既建省部俾掌敷奏時廉希憲行省陝西思濟實與偕行希憲入中書省思濟還仍掌敷奏會阿合馬入省耻位在希憲左每欲肆意行希憲不從及去位省臣晨集掾屬皆憚莫敢前思濟獨以文牘進阿合馬輒於希憲位署押思濟遽掩以手曰此非君相署位也阿合馬怒目視之思濟神色自若已從希

憲行省山東未幾名還至元五年拜監察御史時阿合馬立尚
書省權在中書右思濟與魏初等劾其不法帝命近臣證之御
史各以次對思濟獨厲聲曰御史言官也非為辨訟設遂拂袖
去出為沁州知州遷同知紹興路總管府事虞集神道碑云時
盜起新昌玉山宣
慰陳祐率師往討方立馬撫諭忽為飛矢所中而隕或言城中
少年將與外寇合謀變軍帥將殺少年千餘人思濟曰千餘人
無反狀若以無罪見殺人心危亂變恐不獄桐廬有囚羸瘠
止此郡請以家人百口保其不反帥乃止
將死縱還家候期來決囚請曰聞公名久矣若不早白恐終不
可保為閱其案釋之轉陝西漢中道副使母喪歸起同知浙東
宣慰司事時浙西大水民饑而浙東倉廩實即令轉輸以賑碑
桑哥用事適理算錢糧檄思濟分理浙東改池州路總管平章
思濟曰瀕海民貧而糴必激變得寢其行
也也速芬兒勢方赫摘淘金戶三千括民間田畝檄下力上章止
之之累查河南江北行省率奉封穎川郡侯諡文肅

初字太初弘州順聖人 祖璠金進士補尚書省令史金將

武仙軍次五梁山不進使 往諭之璠直趨仙所仙引一吏與
語璠大言曰王人雖微序 諸侯之上將軍奈何不加禮而欲
以小吏置對且將軍跳山 而左右無異心者以天子大臣故
也苟不知尊天子安知麾 無如將軍者仙不能屈金亡璠北
還憲宗聞其名徵至和林 條陳三十餘事卒諡靖肅初其從
孫也璠無子以初為後初 讀書尤長於春秋為文簡而有法
比寇有聲中統初中書省 辟為掾史兼掌書記未幾以祖母老
辭歸隱居教授會諸左丞 許衡學士竇默及京師諸儒各陳經
史所載前代帝王嘉言善 政選進讀之士有可以初應
帝雅重璠名方之古直詢 知初為璠後歎獎久之授國
史院編修官尋拜監察御史 首言法者持天下之具御史
臺則守法之司也方

今法有未定百司無所持循宜參酌考定頒行天下帝宴羣臣於上都有不能爵大卮者免其冠服初上疏曰臣聞君猶天也臣猶地也尊卑之禮不可不肅方今內有太常有史官有起居注以議典禮記言動外有高麗安南使者入貢以觀中國之儀昨聞錫宴大臣威儀弗謹非所以尊朝廷正上下也疏入帝欣納仍諭侍臣今後毋復為此時襄樊未下將括民為兵或請自大興始初言京師天下根本要在殷盛建邦之初詎宜騷動遂免又言舊制常參官諸州刺史上任三日舉一人自代况風紀之職與常員異請自今監察御史按察使官在任一歲各舉一人自代所舉不當有罰不惟砥礪風節亦可為國得人遂舉勅農副使劉宣自代歷官南臺中丞

直聲諤諤止犖受言皇猷益廓

劉宣字伯宣其先潞人也金末避地徙太原自幼喜讀書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宣撫使張德輝至河東一見器重薦為中書省掾暇則往從祭酒許衡講明理學初為河北河南道勸農副使至元中以丞相安童薦起拜吏部尚書續文獻通考云宣書獻議曰原交鈔所起漢唐以來皆未有宋紹興初軍餉不繼造此以誘商旅為沿邊糴買之計比銅錢易於齎學民甚便之稍有滯礙即川見錢尚存古人子母相權之意日增月益其法寢敝欲求目前速效未見其策新鈔必用銅錢又當詳究秦漢隋唐元寶矣宋金之弊不足為殷鑒鑄造銅錢已久一旦行之工費不貲亦非遠計大抵利權久自棄矣屬桑世祖將伐交趾宣上言非惟鑄造不敷抑亦不久自棄矣屬桑世祖將伐交趾宣上言曰連年日本之役百姓愁戚官府擾攘今春始得停罷江浙軍民歡聲雷動安南小邦臣事已久歲貢未嘗愆期邊帥生事與

兵彼因避竄海島使大舉無功將士傷殘今又下令再征聞者莫不恐懼自古興兵必須天時中原平土猶避盛夏交廣炎瘴之區毒氣害人甚於兵刃今以七月會諸道兵于靜江比至安南病死必衆緩急遇敵何以應之又交趾無糧水路難通無事馬牛畜馱載不免陸運一夫擔米五斗往還自食外官得其半若十萬石用四十萬人止可供一二月軍糧搬載船料軍需用衆五六十萬廣西湖南調度頻數民多離散卽戶令供役亦不能辦况湖南密邇溪峒寇盜常多萬一姦人伺隙大兵一出乘虛生變雖有畱後人馬疲弱衰老猝難以應若不論出萬全恐將復蹈前轍及再征日本官又上言曰近議復置征東行省再興日本之師此役不息安危繫焉峻都建伐占城海牙言平交趾三數年間湖廣江西供給船隻軍須糧運官民大擾廣東羣

盜蠲興軍兵遠涉江湖瘴毒之地死傷過半且交趾與我接壤蕞爾小邦遣親王提兵深入尙未見功峻都爲賊所殲自遺辱國况日本海洋萬里疆土濶遠非二國可比今次出師動衆履險縱不遇風可達彼岸倭國地廣徒衆猥多彼兵四集我師無援萬一不利欲發救兵其能飛渡邪隋伐高麗三次大舉數見敗北喪師百萬唐太宗以英武自負親征高麗雖取數城而還徒增追悔且高麗平壤諸城皆居陸地去中原不遠以二國之衆加之且不能克况日本僻在海隅與中國相懸萬里哉帝納其言二十五年由集賢學士除南臺御史中丞時江浙行省丞相忙古歹悍戾縱恣慮臺臣發其奸而忌官尤甚日遣其黨赴建康伺隙臺班皆竦懼陰求自解惟官屹不爲動忙古歹怨愈深因羅織宣子逮繫揚州獄又令建康酒務淘金等官誣告行

臺沮壞錢穀事聞朝廷遣官置獄行省鞠其狀宣及御史六人俱被逮既登舟行省以軍船列兵衛驅迫之宣不勝憤遂自刎舟中始宣將行時以一緘付從子自誠令勿啓及死視其書云觸怒大臣誣搆成罪豈能與經斷小人交口辯訟屈膝爲容於怨家之前身爲臺臣義不受辱當自引決但不復以身殉國爲恨且別有遺藁具言忙古歹罪狀塗注勾抹辭句難辨前治書侍御史霍肅爲敘次其文讀者悲惋宣既死行省白於朝謂知罪重自殺前後搆成其事者郎中張斯立也延祐四年從子自持上宣行實御史臺以聞追封彭城郡公諡忠憲

張孔孫字夢符其先出遼之烏古部爲金所并遷隆安父之純官東平萬戶府叅議夜夢謁孔廟得賜嘉果已而生子因名孔孫既長以文學著倅萬戶府議事官至元初擢太常奉

孫既長以文學著倅萬戶府議事官至元初擢太常奉

世祖孫意用兵孔孫謂方今越境私販坐罪者動以千數宜開自新之條俾効戰贖死朝論采之歷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直聲大起安童復入相言於帝曰阿合馬顯政十年親故迎合者往往驟進據顯位獨劉宣張孔孫二人恬守故常始終如一乃除宣吏部尙書孔孫禮部侍郎督修安山河成孔孫言開魏博之渠道江淮之運古所未有賜名會通河已擢燕南按察使名拜集賢大學士丞相完澤卒孔孫與陳天祥上封事薦和禮霍孫可爲相會地震詔問弭災之道孔孫條對入事大略謂蠻夷諸國不可窮兵遠討濫官放譴不可復加任用賞善罰惡不可數賜赦宥獻鬻寶貨不可不加禁絕供佛無益不可虛費財用上下豪侈不可不從儉約官冗吏繁不可不急裁汰太廟神主

不可不備祭享帝悉嘉納又累疏言凡七十致仕者宜加一官
丁憂服闋者宜待起復宿衛之員必當革去冒濫州郡之職必
當遴選久任達魯花赤宜量加遷轉再如增給官吏俸祿修建
京師廟學設國子生徒給賜曲阜孔廟麗掃戶相位宜參用儒
臣不可專任文吏故相安童伯顏和禮霍孫廉希憲等各宜予
贈諡多允行久之請老致仕成宗大德十一年卒于家孔孫素
負文望且善琴工畫山水竹石

書史會要云
書宗王華

崔彧字文卿弘州馬邑人負才氣剛直敢言世祖器重之至元
中奉詔至江南訪求藝術之人還首言忽都帶兒根索亡宋財
貨頗擾百姓身為使臣乃率妻子以往所在索鞍馬歛芻粟帝
雖聽其言然竟不置對尋彧劾考樞密文牘遂拜御史中丞
奏言蒙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公將相

亦宜糾察近唯御史得有所言臣以為臺官皆當建言庶於國
家有補至選用臺察官若由中書必有偏徇之弊御史宜從本
臺選擇初用漢人十六員今宜增設蒙古人員相參巡歷皆從
其請復言時政才八事一曰開廣言路多選正人番直上前以
司喉舌庶免黨附壅塞之患二曰徵阿合馬擅權臺臣莫敢糾
其非迨事敗然後接踵隨聲誠欺罔之大者宜別加選用三曰
樞密院定軍官賞罰不當多聽阿合馬風旨宜擇有聲望者為
長貳四曰翰苑亦頌阿合馬功德宜博訪南北耆儒碩望以重
此選五曰郝禎耿仁等雖正典刑若是者尚多罪同罰異公論
未伸合次第屏除六曰貴游子弟用卽顯官幼不講學何以從
政得知左丞許衡教國子學則人才輩出七曰近見起居注所
書不過奏事檢日宜擇近臣之重厚者分番上直聖主言動必

書以昭示永久八曰憲曹無法可守致奸人無所顧忌宜早定律令爲一代法九曰近議裁冗官徒省一員併一職尙非經久之計宜參衆議以立成規十曰官僚無以養廉責其貪則苛乞將諸路大小官有俸者量增無俸者特給十一曰內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賦役者已十五萬戶去家就旅夫豈人情賦重政繁驅之至此乞降詔招徠復業十二曰凡丞相安童所進良臣悉爲阿合馬擯黜或居散地或在遠方並當擢用十三曰簿錄奸黨貨財不可視爲橫得宜以之實帑藏供歲計十四曰大都非如上都止備巡幸不應設留守司宜易置總管府十五曰中書省右丞二而左丞缺宜改所增右丞置左十六曰在外行省不必置丞相平章立設左右丞以下庶幾內重不致勢均十七曰

海牙
列津要威權太盛宜

算其官吏亦應轉徙他所勿令久據荆湖十八曰銓選彙奏賢否莫知自今三品以上必引見而後授官疏入命與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共議行又言江南盜賊蠶起皆由拘刷水手與造海船民不聊生激而成變日本之役宜姑止又江西四省軍需應量民力勿強以上產所無凡給物價與民者必以實名募水手當從其所欲俟民氣稍蘓我力粗備後議東征未晚世祖不憚曰爾所言如射然挽弓雖可觀發矢則非是矣又言昨遣官清丈大都地畝本以革權勢兼并之弊初非擾民而近者浮言胥動恐妨農事乞降旨與民通曉又言各路每歲選取室女急宜停止宋文思院小口斛出入官糧無所容隱宜頒行皆從之以劾盧世榮不可居相職忤旨下吏欲致之法尋罷歸及世榮敗起爲集賢大學士累拜中書右丞奏言近者桑哥當國四年

諸臣多以賄進親舊皆授要官惟以欺蔽九重廢削百姓爲事
宜令兩省嚴加考覈凡入其黨者並行斥逐又桑哥所設衙門
冗濫徒費祿食宜令百司集議汰罷仍如舊制至大都高貴戶
半爲桑哥等所容庇凡百徭役止令貧民充當宜令諸路所司
核實均輸凡軍站諸戶每歲非名取索賦稅倍蓰民多流移請
自今非奉詔敢私歛民及擅軍匠者論如法多見施行久之
復遷御史中丞奏前者納速刺丁滅里忻都王巨濟黨比不法
楮幣銓選課稅無不更張理算江南積逋期限嚴急追逮騷
民多嫁妻賣女禍及親隣維揚錢唐受害尤慘無故而殞其生
者五百餘人近遣關里按問悉皆首伏天下方知聖天子木仁
愛斯民而使之至此極者實桑哥兇黨所爲莫不願食其肉請
將此數人從公論罪以謝天下帝命悉誅之又言行臺官言使

臣至自上所者或不持璽書口傳諭旨縱釋有罪擅籍人家
僞莫辨請自今凡使臣出必降詔省臺院諸司必給印文以杜
姦欺又言諸官吏受賕在朝則詣御史臺首告在外則詣按察
司首告向有成憲自桑哥持國受賕者許控諸司以故反覆牽
延事久不決今宜遵前旨諸司無得輒受中書省奏仍請以或
爲右丞世祖曰崔或不受於言惟可使任言責寶泉提舉張蘭
告或不法十餘事詔就辨中書或書蘭所訟與已宜對者爲贖
袖之視而後對所告皆無驗並繫獄蘭瘐死成宗卽位乞遷他
職不許曰卿若辭避其誰抗言或居御史臺十年守正不阿人
往往疾之遂以病辭帝曰卿勉爲朕少留大德二年加平章政
事卒至大元年追封鄭國公諡忠肅

崔斌字仲文或之兄也性警敏多智慮世祖嘗命中書舉漢人

識治體者安童以斌對入見陳時政得失危言讜論直指面斥無所諱從幸上都帝問爲治大體當何先斌曰致治之道在任相帝問誰可者斌以安童史天澤對帝然然斌曰陛下豈以臣猥鄙所舉未協公道邪今近臣咸在乞采輿論裁之帝俞其請斌立馬颺言曰有旨問安童可爲相否衆懽然呼萬歲帝悅遂以二人並爲相除斌左右司郎中每論事帝前羣言終日不決者斌以數語立判凡所獻替雖近臣有不得與聞者以此人多忌之會阿合馬立制國用司專以塔克爲事斌於帝前屢斥其姦惡至元四年出守東平大兵南征卒有奪民廩投其嬰於地以死者斌馳謂主將曰未至敵境而先殺吾民國有常刑汝亦當坐遂下其卒于獄尋僉河南行省事奏劾右丞阿里妄冒軍數杖遣之有旨籍兵二萬益襄樊斌入奏曰河南戶少而調度

定劄南以斌爲行省參政箇潭州阿里海牙中流矢不能軍挾盾先登語諸將曰潭人膽破矣若歛兵許其降則重湖以南連城數十可傳檄定也倘縱兵急攻使無噍類得一空城何益卽遣人招諭城中爭出降提聞遷行省左丞召入覲時河合馬擅權日甚廷臣莫敢誰何斌從帝至上都帝問江南治否斌曰治安之道在得人先以江南官冗委任非人命阿里等前往察汰今蔽不以聞是罔上也杭州地大委寄非輕阿合馬溺私愛以不肖子抹刺忽充達魯花赤豈量材授任之道且阿合馬先自陳乞免任其子弟今身爲平章而子若姪或爲行省參政或爲禮部尙書或領將作監會同館一門悉處津要無以示天下公詔並黜之又言阿老瓦丁臺臣劾其侵欺官錢事猶未竟今

續弘治錄 卷二十三
復授江淮參政恐不厭人望帝止其行復命御史大夫相威樞
密副使博羅按問汰冗員黜親黨罷榷茶營田漕運諸司海內
無不稱快尙書雷夢炎言江淮行省至重而省臣無一人通文
事者乃調斌江淮左丞既至凡前蠹國漁民不法事悉加釐正
阿合馬慮其害已乃奏理算江淮錢穀遮畱使不獲上見誣搆
以罪竟殺之天下訟其冤至大初追封鄭國公諡忠毅

冊曰或善諷議以言受知斌無言責侃侃陳辭一登台輔
一禍是罹有不幸讜謨並垂

相威國王木華黎曾孫也性重厚寡言笑喜延士大夫聽讀經
史至直臣盡忠良將制勝必擊節稱快至元十一年從伐宋出
正陽取安豐道安慶渡江東下會伯顏兵于潤州分三道並進
相威將左軍申明約束江陰華亭澈浦上海悉望風款附已移

屯瓜洲與阿木合兵略揚州入覲授征西都元帥時親王

有叛志命領兵鎮西土十四年召拜南臺御史大夫上奏曰
下以臣爲耳目臣以監察御史按察使爲耳目倘非其人是臣
之耳目先白閉塞下情何由上達帝嘉之命御史臺其選每
除日至必集幕僚御史議可否不協公論者去繼陳便民
一十五事大略謂併行省削冗官鈐鎮戍地官並業流民錄故
官職饋遺淮浙鹽運司直隸行省行大司農營田司併入宣慰
司理訟勿分南北公田名佃仍減其租革宋公吏勿容作弊帝
皆納焉浙東盜起宣慰使昔里伯縱兵俘掠平民相威遣御史
商璣據錢唐津渡閻治得釋者以數千計奏執昔里伯治其罪
十六年入覲會河南左丞崔斌言平章阿合馬不法事帝命相
威及樞密副使博羅自開平馳至大都鞠問阿合馬稱疾不出

博羅欲回奏相威厲聲曰奉旨按問若敢抗旨邪合輿疾赴對
首責數事既引伏有旨釋免仍諭曰朕知卿不徇顏面命
復還南臺左丞范文虎等驍勇一時無敢諫者相威遣
師十萬帝震怒復命行營遂與倭一戰無敢諫者相威遣
使入奏曰倭不奉職貢可緩而不可急向者師
行迫期戰船不堅前車可鑒也為今之計惟預修戰艦
訓練士卒耀兵揚武使彼聞之須以歲月俟其疲怠
出彼不意乘風吹往一舉而正之策也帝悟遂罷其役
又陳皇太子既命甲冑官領撫之任選正人端士立詹
事賓客禮德贊善諸官備其任以樹國本帝深然之二十
六年八月親進香醴於殿前即賜東宮俾經筵講員拜
禮部尚書

飛觀集賢大學士

明曰懃言激成時當巽與延緩歲月終乃自止東征之禮
深得斯旨非賢者裔烏能識此

亦力撒合唐兀烏密氏功臣察罕從孫也世祖至元十年擇貴
族子補宿衛命掌服御事甚見親信嘗奉使河西還奏諸王云
必帖木兒用官太濫帝嘉之擢河東按察使逐平陽路達魯花
赤秦不花名還賜金旌其直進南臺御史中丞帝出寶刀賜口
持此以鎮外臺時阿合馬子忽辛為江浙平章恃勢貪穢亦力
撒合發其姦得贓鈔八十萬錠奏誅之并劾江淮釋致總攝楊
璉真珈諸不法事請急誅以謝天下不聽除北京宣慰使諸王
乃顏鎮遼東亦力撒合察其有異志密請設備改遼陽參政乃
顏果反帝自將往討時諸軍皆會亦力撒合掌運糧儲軍供無

之東方平帝嘉其先見且餉運有勞加左丞命尙諸王算吉女親爲資裝賜之調四川左丞成宗卽位入朝卒于京

陳天祥字吉甫趙州寧晉人以兄祐仕河南徙家洛陽祖忠博洽通經史學者諡曰茂行先生天祥少隸軍籍善騎射李璫叛

據濟南結宋爲外援河北宣慰使承制授天祥千戶令屯三汜口防遏宋兵事平罷歸居偃師南山躬耕讀書從遊者日衆所

居近緱氏山因號緱山先生初天祥未知學祐亦未之奇也別數歲出所爲詩祐方疑假手他人及與語談辨該博乃大稱異

爲臺筆補云御史王輝薦天祥正有爲至元十一年起家郢復等州招討司經歷從大軍渡江論軍事深爲參政賈居貞所

許興國軍以籍兵器致亂行省命天祥權知本軍事甫入境城中父老來謁諭曰捍衛鄉井誠不可無兵任事者籍之過當以

致亂今令若輩權置兵仗自衛可乎衆稱便乃條其事於行省口鎮遏姦邪當實根本若內無備禦之資則外生覬覦之釁此

理勢必然者也推此軍變亂之故由當時處置失宜疎於外面急於內凡在軍中者寸鐵尺仗不令在手遂使姦人得以竊發

公私同被其害今軍中再經殘破單弱至此若猶相防而不相保信豈惟外寇可憂第恐舟中皆敵國矣莫若推布赤心與均

禍福人則我之人兵則我之兵靖亂止姦無施不可行省許以便宜處置由是流移復業至隣郡之民來歸者相繼伐茅斬木

結屋以居之鄰邑分寧爲變謀者至吏請捕之天祥曰彼以官吏貪暴故叛今我一軍三縣官無侵漁民樂其業使歸告其黨

則謀者反將爲我用置不問及敗逃至興國境者數千人天祥命驗口給糧仍戒土人勿侵擾待事定皆得保全而歸居歲餘

代者至務更舊政未久興國復變黃州賊聲言攻陽羅堡鄂州
大震天祥言於賈居貞曰陽羅堡依山爲壘素有備彼若來攻
我之利也且南人浮躁輕進易退官軍憑高據險區區烏合之
衆輒來相敵死傷必多我出精兵躡其後乘勝取黃州壽昌如
摧枯拉朽耳居貞然其言力趣之乃引兵宿青山明日大敗其
衆果如天祥言初行省聞變盡執鄂州城中南人將殺之以防
內應居貞救之不得天祥曰是州之人與彼勢不相接欲殺之
以利其財耳力止之至是皆得釋復令天祥權知壽昌府事亂
者聞官軍至多棄城依險自保天祥徧諭使各歸田里惟生禽
亂首斬於鄂州市由是無復叛者二十一年三月拜監察御史
會右丞盧世榮以聚斂驟枋政御史中丞崔彥斥其姦帝怒
或世榮欲益張明年四月天祥抗疏曰竊惟御史臺受區區

心之寄爲朝廷耳目之司選置官僚扶持國政肅清風憲鎮
奸邪居內外百司之間伺察非違知無不糾非予人有宿讎私
怨而懷報復之心也蓋於國事所繫者大臣子之分不得不然
耳往者阿合馬以臬鏡之姿處鈞軸之重內懷陰狡外事欺謾
專擅朝權收羅奸黨子姪親戚分制州軍羽翼爪牙布滿中外
威福由已生殺任情稔惡之心爲謀不淺實賴聖上洪福卒殞
其命妻子誅竄無有孑遺此前途之覆車後人之明鑑也跡其
貪暴曠代罕聞遺毒至今未能湔洗去春安童丞相自遠而還
天下聞之室家相慶咸望服膺柄用再整宏綱思仰治期謂可
立待及聞丞相果承恩命復領中書省事貴賤老幼喜動京師
繼而忽有前江西道樞茶轉運使盧世榮者亦拜中書右丞天
下喧傳皆云彼實阿合馬姦黨當時貪橫之尤者出身來歷往

往能道其詳。今自罪廢中僥倖崛起。驟當宰執之任。分布黨與。互相連結。見者爲之寒心。聞者莫不驚駭。斯誠生民休戚所關。國家利害所繫。事莫有大於此者。職食祿居官。責當言路。舍此不言。將復何用。且宰相之於國家。猶棟梁之於巨室也。所居職任。荷負匪輕。非有才望。厭服人心。必致將來顛覆之患。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彼世榮者。素無文藝。亦無武功。實由趨附。賊臣濫獲。進用。始憑商賈之資。圖欲白身入仕。輿金輦賄。輸送其門。所獻不充。別立欠券。買充權茶。轉運使所犯賊私。動以萬計。凡其取受於人。及侵盜官物。鈔以錠計者。三萬九千。有奇。金以錠計者。二十五。銀以錠計者。一百六十八。茶以引計者。一萬二千四百五。已經追納在官。具有成案。人所共知。今竟不悔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爲自安之策。以誅求爲干進之計。

既懷無厭之心。廣設貪奪之計。而又身當要路。手握重權。雖在位在丞相。下朝省大政。實得專擅。是猶以盜跖之徒。掌阿衡之位。不止流毒近代。亦恐貽厥將來。朝廷信其虛誕之辭。用居相職。名爲試驗。實授正權。較其能敗闕如此。考其行毫髮無稱。斯皆既往之真踪。可爲已然之明鑑。若謂必須再試。止可叙以散官。宰執之權。豈宜輕授。夫宰天下。譬猶製錦。初欲驗其能否。先當試以布帛。如無成效。所損尙輕。今乃捐相位。試驗賢愚。不啻舍美錦。較量工拙。脫致敗壞。後將何追。雖良工在旁。亦莫如之何矣。今丞相以孤忠在上。渠輩以同志合從。縱有一二善人。勢亦安能相抗。惟恃一齊之語。寧堪衆楚之咻。終恐事效無徵。同歸不勝其任。自古國有名賢。不能信任。而爲羣小所沮。以致大事隳廢者。比比矣。如樂毅於燕。屈平於楚。廉頗之爲趙將。子胥

之爲吳臣漢蕭望之楊震唐陸贄裴度輩千百年後讀其傳想其人無不歛容而長嘆者安童今國之名賢也玉昔帖木兒大夫伯顏丞相皆爲天下所敬仰海內之瞻依者也朝廷果專任此三相無使餘人得以掣肘仍聽博采衆議於內外者舊中取其聲望素著衆所推尊者爲之參贊則天下之能者各得盡其能善者皆得行其善此誠厚天下之大本理天下之大策爲今致治之方莫有過於此者又安用措克在位倚以爲治哉如以三相總其綱領羣力各得其職下順民欲上合天心飛席之氣旣和天地之和斯應品物遂風雨調年事稔上天所賜獲益良多若聽聚斂之人徒爲刻剝之計兆庶誠有慘傷天地必生災異水旱相仍螟蝗交作年歲荒窘百姓流離其所損亦豈輕哉間嘗推校事理國家之與百姓如同一身民乃國之體氣國乃民之膚體血氣完實則膚體康強若有耗其血氣能使膚體瘠榮者是故民富則國富民貧則國貧其理然也顧民必須輕賦而後足國必待民足而後豐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歷考前代或因百姓富安以致亂貧困以致治自有天地以來未之聞也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誠以聚斂之患過於盜賊莫斯爲甚也夫財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取之有節故用之不窮今世榮欲以一歲之期將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命博一己之榮廣邀增羨之功不惜顛連之患期鎔銖之悉取帥上下以交征視民如讐爲國斂怨不計國家遠久惟取速效目前肆意誅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財之道旣已不存斂財之方亦何所賴將見田間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虛安危利害之機殆有不勝言者計任事以來百有餘日今取

其所行與所言不相副者畧舉數事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不取於民而自辦今却迫脅諸路官司盡數包認始言能令民皆樂業凡今所爲無非失業擾民之事既及於民者民已不堪其生未及於民者民又難爲後慮若不早行更張待其自斃是蠹雖除去木病已深事至於此救將何及宜將世榮移置他處量與一職視其行事果異於前政治實有成效然後升川未晚不使驟膺非分之任致開橫侈之端則朝廷可無後來之悔世榮可無喪家之禍君臣上下之間兩全其美非惟國之幸實亦本人之大幸也非不知阿附權要則寵榮可期違忤重臣則禍患難測緘默自固亦豈不能正以事在國家關繫不淺憂深慮切不得無言况阿合馬事敗之後朝臣以當時不言之故致

蒙諱譴者多矣今職不預言官何敢默無一語止自盡此愚直之心庶免知而不言之咎既已言矣敬聽所裁俯伏於茲待罪斯起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代奏世祖命安童集諸司官吏同世榮聽讀天祥彈文仍名天祥與世榮俱赴上都面質既至見所伏罪狀卽傳旨縛世榮於宮門外明日入對天祥於帝前再舉其所言與未及盡言者世榮一一欵服遂伏誅朝廷錄天祥平輿國壽昌功進吏部郎中二十三年除治書侍御史命理算湖廣錢穀至鄂州卽上疏劾平章要束木貪縱淫虐諸事時桑哥竊國柄與爲姻黨摘天祥疏中語誣以不道欲致之死繫獄年餘遇赦方釋起行臺侍御史未幾辭疾歸成宗卽位改山東東西道廉訪使時盜賊羣起山東居多詔求弭盜之策天祥上奏曰古者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委之天時姑且弗論他

如軍旅不息工役洊興厚斂煩刑皆足致盜中間保護滋長之
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啞啞
前人言之備矣彼強梁之徒各執兵仗殺人取貨不顧其生有
司盡力以禽之朝廷加恩以釋之旦脫縲囚暮卽行劫復勒有
司結限追捕賊皆視爲故常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克殘悖逆習
與性成誠非善化能移惟有嚴刑可制語皆切中時弊於是嚴
督諸司禽殺積盜南至江漢二千餘里無得脫者平陰女子劉
金蓮假妖術惑人所至官爲立神堂勢寢大天祥命繫之杖於
市以由東宣慰司官冗宜汰且斥言其使貪暴狀格不行遂辭
去大德初授河北河南道廉訪使稱疾不起尋擢南臺御史中
丞上章論征西南蕪事曰兵有不得已而不已者亦有不得已而
不已者惟得已則已可使兵力有餘以備不得已而不已之

是之謂善川兵十歲雲南右丞劉深遠征八百媳婦

不已之事也彼荒裔小邦遠在滇之西南又數千里其
無用人皆頑愚無知取之不足爲利不取不足爲害深坎上罔
下興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橫自恣恃其威力虐害番民中途變
生所在皆叛旣不能制亂反爲亂衆所制軍中乏糧人自相食
計窮勢蹙倉皇退敗士兵掩擊其後深棄衆奔逃僅以身免喪
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陝西河南江西湖廣四省軍
使劉國傑總之以圖收復湖北湖南大起丁夫運糧至播境交
納其正夫與擔負自己食糧者通計二十餘萬正當農時興此
大役驅愁苦之民往廻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或所負之米盡到
固爲幸矣然數萬之軍止仰今次一運過此以後更以何濟比
聞西征敗卒及將校頗知西南遐陬之地重山複嶺陡澗深箐

林木叢茂皆有長刺軍行徑路在於其間窄處僅容一人一騎
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亦難施爲且毒
霧烟瘴皆能傷人羣蠻旣知大軍將至若皆清野遠遁阻其要
害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士卒饑餒疫病死將有不
戰自困之勢不可不爲深慮也自征伐占城交趾瓜哇緬國以
來近三十年未嘗見有尺地一民內屬之益計其所費錢財死
損軍數可勝言哉去歲西征及今此舉亦復何異前鑑不遠非
難見也軍勞民擾未見休期皆深一人實基禍本且聞八番羅
甸之人向爲征西軍擾害捐棄生業相繼逃叛怨深入骨髓皆
欲得其肉而分食之惟願下順人心早正其罪更下明詔示以
聖朝數十年撫養之恩仍諭自今再無遠征之役以此招之自
有相續歸命之日何須遠勞王師與區區小醜爭一旦勝負哉

昔大舜退師而苗民格充國緩戰而羌衆安事載經傳爲萬古
法爲今之計宜且駐兵近境使水路遠近得通或用鹽茶二引
或用寶鈔多增米價和市軍糧但得法令嚴明官不失信可使
米船蔽江而上軍自足食民亦不擾內安根本外固邊陲以我
之鎮靜御彼之猖狂布恩以柔其心蓄威以致其力期之以久
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若謂欲罷不能亦當慮其
關繫之大審定而行彼溪峒諸蠻各有種類今相聚者皆烏合
之徒必無久能同心拒敵之理但急之則相救援之則相疑以
計使之互相讐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諸軍
數道俱進服從者恩之以仁方命者威之以武恩威相濟功乃
易成若舍恩任威以蹈深之覆轍恐他日之患尤有甚於今也
不報遂謝病歸七年召拜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八月地

震天祥上章極言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皆人事失宜所致執政者抑不以聞自被召至京且一歲未嘗得見帝言事嘗鬱鬱不自釋久之移疾去至通州中書追留之不返帝聞之賜鈔五千貫仍命給傳遣官護送至家天祥望闕拜謝辭所賜鈔而行九年拜中書右丞使者五致詔以年老辭仁宗在懷州遣使賜幣帛上尊酒及卽位復召之以老疾不赴卒年八十追封趙國公諡文忠 兄祐一名天祐字慶甫少好學家貧母張氏嘗剪髮易書使讀之長遂博通經史時諸王得自辟官屬穆王分土陝洛表祐爲河南府總管甫下車咨訪治道奏免征西軍數百家及椒竹諸稅世祖卽位分陝洛爲河南西路真除祐爲總管在官八年清慎如一日至元初調官法行改南京路治中適東方大蝗徐邳尤甚責捕急祐部民丁萬人至其地謂左右曰捕蝗

慮其傷稼也今蝗雖盛而穀已熟不如令早刈之庶民力省而有餘益卽諭之使散去俄調衛輝路總管五年十月上書言國家大計有三一曰太子國本建立之計宜早臣聞三代盛王有天下者皆以傳子非不欲法堯舜禪讓之美也顧其勢有不能爾何則時俗有厚薄之殊民情有變遷之異苟或傳非其人禍源一起則後世紛爭之亂未易息也以是見聖人公天下之憂深矣故孟軻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夫所謂天與子者非天有醇醇之言告諭人主以傳子之計也政謂時運推移無非天理聖人能與時消息動合天意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是以三代享祚長久至有踰六七百年者以其傳子之心公於爲天下不私於已故也伏見聖代龍興不崇儲貳故授受之際天下憂危曩者建藩屏之國授諸侯之兵所以尊王室衛社稷實

祖宗創業之弘規迨乎中統之初頗異於是特其國之大也謀
傾王室者有之恃其兵之強也圖危社稷者有之當是時賴陛
下斷自聖衷算無遺策故總攬乾綱開藩鎮之禍消深固根本
則朝廷之計定此陛下守文之善經也何以言之天下者太祖
之天下也律令者太祖之法令也陛下豈欲變易舊章作為新
制以快天下之觀聽哉誠以時移事變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
於天下之安而已矣由此觀之國本之議昭然甚明不可緩也
語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年穀屢登四
海晏然此其時矣億兆戴德侯王向化此其勢矣夫天與不受
則違天意民望不副則失民心失民心則可憂違天意則可懼
此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伏惟陛下上承天意下順民心體三
代弘遠之規法春秋嫡長之義內親九族外協萬邦建諸皇於

春宮隆帝基於聖代俾入監國事用撫戎政絕覬覦之心豈
外之望則民心不搖邦本自固矣陛下謙光之德縱不欲以
天下傳子孫獨不念宗廟之靈社稷之重生民所繫命乎願熟
計而為之則臣民幸甚二曰中書之本責成之任宜專伏見陛
下勵精為治頻年以來建官分職調理庶務可謂備矣曰中書
曰御史曰樞密曰制國用曰左右曰承命宜制奉行文書鈐
敘流品編齊戶口均賦役平訟獄之左右部之責也通漕運謹
出納充府庫實倉廩百姓富饒此制國用之職也備軍政嚴武
衛關疆場肅號令謹先事之防消未形之患士馬精強敵人畏
服此樞密之任也若夫屏貴近退奸邪絕臣下之威福強公室
杜私門糾劾非違肅清朝野非御史不能也如斗之承天斟酌
元氣運行四時總百揆平萬幾求賢審官獻可替否內親同姓

續弘治錄 卷二十三
外撫四裔綏之以利鎮之以靜立經國之遠圖建長世之大業
孜孜奉國知無不爲以作新太平之化非中書不可也皇天以
億兆之命懸於陛下之手陛下父事上天子愛下民其道無他
要在慎擇宰相委任責成而已蓋陛下元首之尊也中書腹心
之寄也御史耳目之司也方今之宜非中書則無以尊上非御
史則無以肅下下不肅則內慢上不尊則外侮內慢外侮亂之
始也上尊下肅治之基也故虞書載明良之歌賈生設堂陛之
論其旨豈不深且遠哉凡今之所以未臻至治者良由法無定
體人無定分政出多門不相統一故也臣謂諸路軍民錢穀之
官宜悉委中書遷轉其賞罰黜陟一聽於中書其善惡能否一
審於御史如此則官有定名之實法有畫一之規矣又大臣之
和不貴同和於義則公道昭明有捍護之治同於利則私怨

生起忿爭之禍此必然之效也誠能中外戮力將相同心聖
鑒梅固如金石各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叶符皇猷陛下臨
之以日月之明懷之以天地之量擴威福之權統文武之柄俾
法有定體人有定分上之使下如身之運符臂之任指卜之事
上如足之承身身之尊首各勤厥職各盡迺心夫如是天下何
憂不理國勢何憂不振乎雖西北諸王未覲天顏東南一隅未
沾聖化其來庭之議稱藩之奏可尅日而待也所可憂者大臣
未和大政未通羣小流言熒惑聖聽干撓庶政虧損國威摧壯
士之心箝直臣之口至使人情以緘默爲賢以盡飾爲愚以告
訐爲忠以直言爲諱是皆奸人敵國之幸非陛下之福也臣恐
此弊不已習以成風將見私門萬啓於下公道孤立於上雖有
夔臯爲臣伊周作輔亦不能以善治陛下有垂成太平之功而

復有小人基亂之釁此臣所以惜也今大臣設有奸邪不忠竊
弄國柄者御史自當言之乃其職也百官自當論之乃其分也
烏在無賴小人不爲鄉黨所齒者驟興攻訐之風於朝廷之上
乎臣知國家承平吉祥之言必不出於若輩之口惟陛下遠之
則天下幸甚三曰人材治本選舉之方宜審臣聞君天下者勞
於求賢而逸於得人其來尚矣蓋天地間有中和至順之氣生
而爲聰明特達之人以待時君之用是以聖王遭時定綱不背
材於異代臣愚以爲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也今之人材猶古
之人材也賢俊經綸之士豈獨生於曩代而不生於當今領陛
下求之與否爾伏見取人之法今之議者互有異同或以選舉
爲至當而賤科第或以科第爲至公而輕選舉皆非古今通論
也夫二帝三王之下皆唐以上則君睿主所得社稷之臣王
之輔蓋亦多矣其豐功盛烈章然著於天下後世耳目者述其
從來亦可考也或起於耕耘或求之版築或獵於屠釣或遇獻
言而入侍或由薦進而登朝至於賢良方正直言孝廉貢舉之
著遭際萬殊不可勝紀豈皆一出於科第乎自隋膺以迄宋金
數百年間代不乏人名臣偉器例皆以科第進豈皆一出於選
舉乎及乎遇合有期聚精會神於朝廷之上皆能尊主庇民論
道佐時寧復有彼優此劣之謂哉夫士之處世亦猶魚之處水
今魴之在河鯉之在洛人皆知之其取之之術固有筌罾罟釣
之不同期於得魴鯉則一也臣謂方今取士宜設三科以盡天
下之材以公天下之用亡金之士以第進士歷顯官并者舊宿
德老成之人分布臺省諮詢典故一也內則將相公卿大夫各
舉所知外則府尹州牧歲貢有差進賢良則受賞進不肖則受

罰三也。頒降詔書，布告天下，限以某年開設科舉三也。三科之外，繼以門蔭勞効，參之可謂才德兼收，勳賢並進。如此則人人自勵，安敢苟且。將見將相得人於上，守令稱職於下，陛下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夫天下猶重器也，器之安危置之在人，陛下誠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基宗社於磐石之固，可不以求材爲急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其斯之謂與？抑臣又聞凡人臣進深計之言於上，自古爲難。昔漢賈誼當文帝治平之世，建言諸侯強大，將不利於社稷，可謂切中時病矣。然當時舉以誼言爲過，故帝雖嘉之，而不能行。逮景帝之世，七國連兵，幾危漢室。誼之言始驗於此。董仲舒當武帝窮兵黷武之初，譬之琴瑟不調，甚者當更張，而不更張，可謂深識治體矣。然當時亦以其言爲迂，故帝雖納之，而不果行。逮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帝始下哀痛之詔，仲舒之言實驗於此。向使武帝用賈誼之言，武帝行仲舒之策，其禍亂必不至此。漢之爲漢，又豈止如是已哉？至唐太宗清明在躬，以納諫爲心，而魏徵恥其君不及堯舜，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聽，聽無不行。故能身致太平，比功較德，優邁前主。臣誠才識駑鈍，以之比擬前賢，如霄壤涇渭，固自有間。然於遭逢聖明，誠懇懇志在納忠，則一也。臣請以人身之計言之。如冬之祈寒，夏之甚暑，此天時變於上者。也在修人事以應之。故寒則衣之，以裘暑則服之，以葛。非人情惡常，而好異也。蓋亦時候使然。期於康寧其身而止。或冬之裘且加於流火，燦金之夏，夏之葛苟施乎堅冰，圻地之冬將見嚴酷，厲人危在朝夕。文鳥能答天地之正算，養喬松之上壽哉。國計安危，理亦如是。臣謂三本之策，若施於太祖用武之世，或所未遑行於陛下文

明之時誠為至計此天下之公論也願陛下不以人廢言力而行之則可以塞禍亂之源可以致太平之化可以保子孫於萬世可以福蒼生於無窮臣敢越職言事事雖未盡行時論稱之六年置提刑按察司首以祐任山東東西道按察使時中書尚書二省並立帝厭其煩欲合為一集大臣雜議祐還朝特命預議河合馬為尚書平章欲奏尊右丞相安童為太師因罷中書省懼祐有異議許進祐尚書省參政以陷之及入議極言中書政本祖宗所立不可罷三公古官今徒存其虛位不須設事遂寢阿合馬怒祐忤已除僉中興路行省事會大舉伐宋遣祐僉軍山東民方逃匿聞祐至皆曰陳憲使必無私皆出應期而集十二年轉南京總管兼開封府尹吏每見多失指祐謂曰何震懾若是前為盜跖今為顏子吾以顏子目之前為顏子今為盜

跖吾以盜跖待之由是吏知修飾不敢犯許蔡間有巨盜捕之急逃入宋境後隨宋降將招搖過汴京祐斥下馬過殺之于汴

民間帖然遷浙東宣慰使時江南初附軍士俘獲濫台民男婦數千口祐悉奪之還未幾行省檄祐檢鹽慶元台州民田至新

昌值玉山盜至王暉神道傳云梁謂可去祐曰吾守土既義不當避去之民易依倉猝不及備

竟遇害追封河南郡公諡忠定父老立祠會稽山祀焉所著詩文名節齋集子夔守陂屯田萬戶初在揚州聞父遇盜死泣

請於行省願復父讐擒賊魁七人戮于紹興市

兩曰諫如繩直聽宜轉圜排去招克熟計安全追踪賈董名著簡編二難千古聲施赫然

申屠致遠字大用東平壽張人世祖南征駐兵小濮荆湖經略使薦為本司知事軍中機務多所參畫至元初崔斌守東平聘

為儒學官尋授太祝兼奉禮郎帝遣太常卿問毛血之薦致遠
對曰毛以告純血以告新禮也宋平兩浙宣慰使舉為都事首
言宋圖籍宜上之朝廷江南學田當仍留以贍學行省從之遷
杭州總管府推官宋駙馬楊鎮子玠節家富於貴守藏吏姚溶
竊其銀懼事覺誣玠節陰與宋廣益二王通有司撈笞誣服獄
具致遠讞之得其情溶始伏辜西僧楊璉真伽作浮屠於宋故
宮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致遠力拒之乃止二十年
拜南臺御史江淮行省副使卻顯李兼愬平章忙古歹不法詔
勿問仍以顯等付平章鞠必抵於死致遠慮囚浙西知其冤將
縱之忙古歹脅以勢不為動親脫顯等械使從軍自贖桑哥嘗
國治書侍御史陳天祥奉使湖廣劾平章要求木貪狀桑哥嘗
以不道奏遣使逮訊行臺御史憚其威莫敢往致遠

此至累章極辨其誣桑哥力促定天祥罪會致遠章上氣乃
江西平章馬合謀於商稅外橫加徵取忽辛籍鄉民為匠戶
運使盧世榮權茶牟利致遠并劾之又言占城日本不可涉海
遠征徒耗中國鈔選限以南北優苦不均他如罷香莎米弛竹
課禁設司獄醫學等員皆其所條議行者成宗大德初出僉江
北道事行部至和州卒所著忍齋行橐四十卷釋奠通禮三卷
杜詩纂例十卷嘗積書萬餘冊名曰墨莊

董文用字彥材真定藁城人功臣董俊子也十歲喪父兄文炳
教之學弱冠試詞賦中選世祖在潛邸命主文書講說帳中從
伐宋帝臨江關戰文炳先突陣文用力請偕行鼓棹直薄南岸
諸軍爭進三合三敗之文用乘小舟歸報帝悅使主帳前宿衛
名臣事畧云文用從世祖開鄂州聞憲宗崩欲繼命持即位
侍城破文用一日三諫以神器不可久曠遂班師繼命即位
續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詔宣諭邊郡至元初除西夏中興等路郎中始至開唐來漢延
秦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士為水田流民復業
者戶四五萬時諸王只必鐵木兒鎮西方縱其下橫索文用輒
面折以法王怒召使左右雜問文用曰我天子命吏非汝等所
當問請得與天子所遣為王傅者辨之王遣傅出文用謂曰我
本漢人生死不足計所惜者寬慈仁厚如王以重威鎮遠方而
其下虐百姓凌官府傷王令名於國體不便因歷指其不法數
十事傅驚起入白王王召文用謝曰非郎中言我殆不知續文獻通考云至元八年文用為山東巡行勸農使入登州增見其墾承關有方以郡守為能作詩表異之於是列郡咸勸地利興與承相安童奏文用代紇石里為工部侍郎紇石里者阿合馬私人也使鷹監奏曰白紇石里去工部不給鷹食鷹且瘦死帝怒促召給之望見文用入帝曰此豈為爾治鷹食者置不問尋出為

衛輝路總管會漕司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文用別

衛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沁水輒溢出百十里間浸淫及衛今又引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朝廷遣使按視還言衛州城中浮屠最高者纔與沁水平勢不可問事遂寢久之受代歸十九年召為兵部尚書江淮省臣忌廉察官指摘請以行臺隸行省上集朝臣議文用曰御史臺譬之臥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為虎今虛名僅存而綱紀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蕭然無可復望矣昔阿合馬用事商賈賤役多行賄入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羣議恐權臣售私恩而朝廷驟歛怨宜使按察使劾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懼民有所控訴則是官者國家當飭勵之何反加摧抑也眾從其議俄遷翰林集賢三院學士右承盧世榮以言利得幸大言曰我立法治財能視歲額倍增而

民不擾詔下會議人無敢言文用問曰此錢取於右丞家邪將取之民邪取於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暑將死且盡明歲安所得毛民財有數剝取之亦猶是耳世榮艱然然竟以是敗二十二年除江淮參政有以帝命建佛塢於宋故宮者長官奉行益急會大雨雪入山采木者多僵死文用請寬之長官曰參政奈何格上命文用曰上命不敢格顧今日困民力而失民心者豈上意邪其人意沮一統志云南祥來役夫日以千計文用憂曰吾民瘁矣而重妨耕作殆不可乃以州縣吏卒應其役朝廷將用兵海東文用入奏言疲國家可寶之民力取荒僻無用之小邪非計事遂罷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編鑑大全云文用既拜命而中丞祇通王師等十餘人為按察使徐瑛時桑哥當國恩寵方盛

用獨不之桑哥令人風其類已功文用亦言謂曰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也又不答屬朔方軍興徵求愈迫文用曰民急矣外寇未除而內戕其根本丞相宜思之因持郡國所上盜賊數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哉急法苛歛使至此御史臺所以救時政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臺事不行也乃密奏其奸狀桑哥猶不知且日譖於帝言其慙傲沮法欲罪之帝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之有尋遷大司農有欲奪民間為屯者文用執不可再遷翰林學士承旨帝命以諸子入見文用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為命至再終不以見成宗即位從幸三不刺之地文用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狩不以時還無以慰臣民望且臣聞人君猶北辰不在勤遠畧也帝悟即日還大

德元年請老官一子鄉郡待養卒年七十四贈少保壽國公諡忠穆弟文忠字彥誠侍世祖潛邸王鶚嘗言詩帝問文忠能否對曰臣少讀書惟知入孝於親出忠於君詩非所學也從伐宋與兄文炳文用同敗宋師于陽羅堡世祖卽位置符寶局以文忠爲郎居近密安童入領中書建陳十事多忤旨文忠曰丞相夙有賢聲今始出人方傾耳而所請不得行後何以爲政乃從旁代對詳切帝始允可學士徒單公履欲奏行貢舉知帝於釋氏重教輕禪乃言儒亦有教有禪科舉類教道學類禪帝怒召姚樞許衡與宰臣廷辨文忠自外入帝曰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對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講孔孟之道而好爲詩賦何關修身治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至今所誦皆孔孟之言焉知所謂道學而俗儒守古國餘習欲行其說故以是惑聖聽非陛下教人修身治國之意帝怒解益都彰德妖人繼發文忠言按察使不能禁止當連坐詔行之時多盜詔犯者皆棄市文忠言殺人取貨與竊一錢者均死恐乖上天好生之德帝然其言有告漢人毆傷國人及太府監屬盜剪官布者帝怒命殺之文忠言今刑曹慮囚罪當死已有服詞猶必詳讞豈可因人言遽加重典宜付法司閱實卽遣文忠及近臣分覈皆得其誣狀帝因責侍臣曰當朕怒時汝曹皆不敢言非董文忠朕幾戮及無辜矣自安童北伐阿合馬獨枋用懼廉希憲復相表以右丞行省江陵文忠言希憲當代名臣今宰揆虛席不可久使居外以孤人望遂復召入相文忠奏言陛下始以燕王爲中書令樞密使纔一至中書自冊爲太子累使明習軍國之事然十有餘年終謙退不肯視事蓋朝廷處之未盡其道耳夫事已奏

決而始啓太子是使臣子而可否君父之命故惟有唯默遜謝而已以臣所知不若令有司啓而後聞其有未安者則以詔教斷之庶幾理順而分不踰帝卽召大臣而諭其意禮部尙書謝昌元請立門下省封駁制敕以絕中書風曉近習奏請之弊帝銳意欲行廷臣奏以文忠爲侍中近臣乘便言曰陛下將別置省而使盜詐之徒與居其間竊以爲不可文忠忿辨曰上每稱臣不盜不詐今近臣領臣而言意實在臣其顯言臣盜詐何事帝令言者出文忠猶訴不止帝曰朕知之彼不汝言當文炳爲中書左丞李太傅伯顏表文忠可相帝使繼其官辭曰臣兄有平定南方之勞可居是位臣嘗給事居中所宣何力敢冒重職乎乃改僉樞密院事車駕行幸詔留大都凡宮苑城門直舍殿道環衛營屯禁兵太府少府軍器尙乘諸監皆領焉將入

病什帝遣中使持藥救之不及而卒贈司徒壽國公諡忠貞
事畧作王獻

冊曰牧羊喻切慮囚刑平不親細務不驚虛聲有大臣風合璧爭榮

郭貫字安道保安人以才行見推由中書掾調濟南路經歷世祖至元二十七年拜監察御史承詔分江北沿淮草地劾淮西宣慰使昂吉見父子專權久不遷調蠹政害民狀不報又言近見江淮無知諸人多有發掘父祖墳墓將地改售於人者止圖利已莫恤祖宗往往聽信野師妄以風水誑惑曰某山強則某支富某水弱則某支貧或曰茲山無鼎鼐之形安得出一品之貴茲山無倉庫之象安得致千金之富於是有一墓而屢遷不已者有子孫不肖不能固守從而墮師巫之術但知多取價鈔

忍於拋掘者甚有豪強之家貪信風水不惜金錢誘之遷移轉
賣者更有圖殉葬之金銀破祖宗之棺槨并投骸骨於水火者
當今世風澆薄爲人後者不務勤儉破蕩財產及至貧乏不自
咎責反謂先塋風水不利所致以致輕發祖先塋地高價貨賣
不仁不孝情罪非輕若非明定嚴刑切恐愚民沿襲視爲泛常
嗣後移棄屍骸不爲祭祀者合同惡逆定罪買地人知情者減
二等科斷元價沒官野師並行責逐庶幾令嚴而民不敢犯刑
曹是其言著爲令語出典章成宗大德初改僉湖北道事言今四省
軍馬數萬征八百媳婦深入炎瘴不毛之地無益於國不聽累
除河東道副使仁宗幸五臺山貫進見問廉訪使滅里吉反何
以有善政左右曰皆副使郭貫之教也召拜治書侍御史帝親
書其言階以授有司皇慶元年改侍御史別詳出爲准

伊建言宜置常平倉考授各路農事延祐中進太子詹事貫言
皇太子授金寶已三年宜行冊禮又輔導之官早宜選置從之
加太子賓客謁告還家卒年八十二追封蔡國公諡文憲貫博
學精篆籀當世冊寶碑額多出其手

郝天挺字繼先系出魯魯別族世居安肅州父和上拔都魯當
太宗時多著武功爲河東五路軍民萬戶天挺以勳臣子召見
世祖嘉其容止俾執文字宿衛東宮及建省雲南選官屬除參
議雲南省事累遷中書右丞與宰相論事有不合輒面斥之不
稍遜一日以奏事敷陳明允特賜黃金百兩不受帝曰非利汝
也但旌汝肯言耳成宗崩武仁定策之際天挺與有力焉仁宗
臨御收召故老天挺與少保張問等十人共議大政盡革尙書
省弊拜御史中丞入見首陳紀綱之要以獵爲諭曰御史職在

擊奸猶鷹揚然禽之弱者易獲也其力大者必借人力不則不惟失禽且有傷鷹之患帝嘉其言由是風紀大振時朝廷封拜繁多羣臣無功而受王公之爵者相繼於是誠左右勤職業勿妄僥倖乞加官天誕言先帝卽位之時大事初定故於左右有功之人爵之太高遂使近倖之臣因而相襲王公師保接迹於朝比者雖令追卽裁罷曾未經歲又復紛然春秋云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是以朝廷名器重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名器濫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知勳又言國初設官在內須三十月在外須三週歲考其殿最爲黜陟比者省院臺部之臣久者一二歲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間而屢遷數易者奔走往來之暇何暇宣風布化參理機務哉自今內外大小官屬必候任滿考績方許遷調庶免朝除夕改啓倖長奸之弊又上疏陳七事

曰惜名爵抑浮費減佛事止括田久任使勸農務本勵學養士詔中書省舉行尋拜河南平章時河南王十憐吉歹爲丞相待以師禮政教大行皇慶二年卒追封冀國公諡文定嘗修書實錄五卷註唐詩鼓吹十卷行世子佑字君輔廷奉賜拜殿中侍御史以廉直著名孫忠恕翰冰衾龜獻所著無逸圖命總裁三史書成歸隱

見一統志

大者必借人力不則不

蘇恭三史書如魏烈蘇志

中書御史以舉直者為蘇志 蘇忠獻公亦舉直者為蘇忠獻公亦舉直者為蘇忠獻公亦舉直者為

實將正卷括舉蘇忠獻公亦舉直者為蘇忠獻公亦舉直者為蘇忠獻公亦舉直者為

以詞師甄選大行皇帝二平卒蘇忠獻公亦舉直者為蘇忠獻公亦舉直者為蘇忠獻公亦舉直者為

清中書御史以舉直者為蘇忠獻公亦舉直者為蘇忠獻公亦舉直者為蘇忠獻公亦舉直者為

日帶各領事官曹蘇忠獻公亦舉直者為蘇忠獻公亦舉直者為蘇忠獻公亦舉直者為

續通簡錄元史類編卷二十四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嘉諫三

楊桓 李元禮 尉遲德誠 王克敬 趙師魯 秦起

宗 陳思謙 鎖咬兒哈的迷失高祖塔木 曹伯啓

脫歡 張養浩 馬祖常曾祖月合乃 楊榮兒只子不花

月魯帖木兒 瞻思 自當 遂魯曾 崔敬 李稷

王思誠 亦憐真班 張禎 陳祖仁

楊桓字武子兗州人幼讀論語至宰予晝寢章慨然有立志由是終身非疾病未嘗偃臥世祖中統初侍臣堅童使濟南見桓賢薦之補齊州教授召為太史院校書郎奉敕撰儀表銘曆日序文辭典雅賜楮幣千緡至元末拜監察御史有得玉璽于本

續通簡錄

卷二十四

嘉諫一

華黎曾孫碩德妻拾一作家者桓辨其文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

曰此歷代傳國璽也亡久矣今皇太孫龍飛而璽復出天其彰

瑞應於今日乎即為文述璽始末上之按史於按禮見傳謂桓

壽永昌于桓傳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其文不同大學衍義補

云秦璽者始皇之所作也秦子嬰以降漢自高祖迄獻帝所寶

者此璽歷代皆用其名不嘉之亂交於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

左其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壽昌者晉所自刻者也太元之末得

自西燕更步六朝至於隋代者謂之神璽乃燕慕容氏所刻者

也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陳復為隋有者其文雖與秦同

乃姓秦所刻者他開運之末後於隋後為女真所獲者則以

受天明命海總本昌為文乃石晉所刻者也在此時皆誤為秦

璽不知秦璽之亡已久方西漢時為元后所擲螭角有微玷魏

文幸刻其旁曰魏受漢傳國之璽今此印大約螭角無玷其旁

無魏所刻字則非秦璽明甚豈桓所辨者成宗即位桓疏時勢

或即宋元符所得於咸陽民家之故物乎

二十事聖郊祀天地二親享太廟三先定首相四朝見羣臣

時政得失五詔儒臣以時侍講六設太學及府州儒學教養生

從上給誥命以褒善敘勞八異章服以別貴賤九正禮儀以

宮庭十定官制以省內外冗員十一核錢穀以濟國用十二勸

求晚習音律者以協太常雅樂十三國子監不可隸集賢院

正其名十四試補六部寺監及府州司縣吏十五增內外官吏

俸祿十六禁父子骨肉奴婢相告許者十七定婚姻聘財十八

罷行用官錢營什一之利十九復笞杖以別輕重之罪二十郡

縣吏自中統前仕宦者宜加優異帝嘉納之未幾改秘書少監

預修一統志秩滿歸堯州大德三年名爲國子司業未赴而卒

生平博覽羣籍尤精篆籀之學者六書統六書派源書學正韻

所傳國璽秦文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靖康之亂爲金
所而護秦璽帝以爲不祥之物委而置之不以爲寶
大冊曰晝作夜息生人之恒所策者志與日俱升屏絕昏惰
水作聖可憑胡不師古視爾夢夢
李元禮字庭訓真定人性端重燕居不妄言笑歷易州大都路

教授遷太常博士撰世祖及順聖皇后尊諡議及請諡園丘并
耐太室禮文多所詳定成宗元貞初拜監察御史五臺山佛寺
成太后將親往祈祝元禮上疏曰臣聞古人有言曰天下之得
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
得行之諫官得言之今朝廷雖不設諫官御史職當言路即諫
官也烏可坐視得失而無一言以裨益聖治之萬一哉伏見五
臺山翔建寺宇土木既興工匠夫役不下數萬人附近數路州
縣供億煩重男不暇耕女不暇織百物踊貴則民將有不聊生
者矣又聞太后親臨五臺布施金帛廣資福利其不可者有五
何則時當盛夏禾稼方茂百姓歲計全仗秋成扈從經過千
萬騎不無蹂躪一也太后春秋高親勞聖體往復暑途數千
山川險惡不避風日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及二也陛下卽位

以來遵守祖宗成憲正當兢業持盈之日凡一舉動必善前開
以貽萬世書而不法將焉用之三也夫財非天降皆出於民今
朝廷支持調度百倍往時何堪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國也佛以
慈悲方便爲教不與物競雖窮天下珍玩僕養不爲器雖無一
物爲獻亦不怒今太后欲修建殿宇而先受勞致天
子曠定省之禮軫思親之懷其不可者五也伏願廻轅中路端
慈憐憫儉以養德靜以順神土以循先聖后之懿範次以盡聖
慈世忠孝思下以慰臣民之籲嗷則不待祈而福自至矣臣謬
當言路不避僭越誠以愛君心切冀得一悟聖聰與其受不言
之責寧獲敢言之罪臺臣不敢以聞其後侍御史萬僧與中丞
崔彥有隙取前章封入奏曰崔中丞私託漢人李御史大言謗
佛帝怒遣近臣賫其章敕丞相完澤平章不忽木鞫問完澤曰

往吾亦嘗以此諫太后曰吾非喜建此寺蓋先帝嘗許爲之非汝所知也不忽木抗言曰他御史懼不肯言惟一御史敢言誠可賞也遂入奏帝沉思良久曰御史之言是乃罷萬僧復元禮職未幾改國子司業卒封隴西郡侯

尉遲德誠字信甫山西絳州人祖天澤仕金爲庫官郡王帶孫拔絳州天澤被俘授雲州御衣局人匠總管父勗仕至潞州知州德誠歷官太子率更丞武宗至大初改詹事院都事遷家令仁宗見其謹恪常令侍左右數薦士出則未嘗語人選爲河東道宣慰同知擊姦吏寬稅歛上計京師入見帝方食賜以餘饌擢西臺治書侍御史皇慶二年京師大旱瘦德誠疏言西僧作佛事以疎放罪囚爲祈福奴婢殺主妻妾殺夫皆獲黃緣俸免賈察典常欲修政以答天譴夫豈有先於此者延祐中歷遷

東道廉訪使復上疏言事謂懷諸王以固腹心防出入以嚴宮禁立諫官以遠讒佞崇科舉以求人材立常平以備凶荒汰僧道以寬民力舉賢良以勵忠孝抑奢侈以厚風俗及拯鈔法裁冗官諸事未及報而卒

王克敬字叔能大寧人幼奇穎大寧在晉西鄙習尙少文克敬獨孜孜爲儒者事初仕江浙左右司都事省檄往四明監倭人互市先是往監者懼番情叵測必嚴兵自衛克敬至悉屏去撫以恩信番帖然無敢譁鄙陽大饑總管王都中出廩粟賑糶之行省欲罪其擅發克敬曰饒距此千里比待命民且死彼爲仁而吾屬顧不仁邪遂得免仁宗延祐中拜監察御史用故事往監吏部選有履歷當升者吏故抑之問其故吏曰有過克敬曰法筭四十七以上不升今不至是吏曰責輕罪重曰失出在刑

部銓曹安知其罪重卒升之治書侍御史張伯高曰往者監選以減駁為能今王御史務崇寬厚可為世道賀矣時英宗方勵精圖治丞相拜住請更前政不便者會議中書堂克敬首言江南包銀民貧不能輸者有司責之役戶甚無謂當罷兩浙煎鹽戶半益之役其重者尤害民當免其它役詔從之泰定初出為紹興路總管當抽分海舶物番者例籍其貨商人以風水為解有司不聽克敬曰某貨出某國地有遠近貨有輕重冒重險出萬死舍近而趨遠棄重而取輕豈人情邪眾不能奪商德之轉兩浙鹽運使溫州建私鹽者以婦人至克敬怒曰豈有使婦人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自今毋得連逮著為令俄調海道漕運都萬戶當天曆之變海漕所行後至直沽者不果輸復漕南還行省欲坐罪督運者勅其還趨直沽克敬謂脫在當年亦

往還若見信可罪今蹈萬死完所漕而還非得已乃請令其量石數附次年所漕舟達京師擢參議中書省事宰相傳旨大長公主為皇外姑賜錢若干平雲南軍還賜錢若干英后入覲賜錢若干克敬乞覆奏曰用財有道大長公主供饋素優今賜出無名是不當也諸軍征討以來賞格未下雲南獨先蒙賞是不均也英后遠還徒御眾多非大賚恩意不能洽今賜物鮮少是不周也宰相以問文宗是其議除南臺治書侍御史以正綱紀為已任不阿宗戚聲譽益著順帝元統初出為江浙參政有松江大姓歲漕米萬石獻京師者其人死子孫且貧有司仍雜置民賦中令包納克敬曰匹夫妄獻米微名爵今身死家破豈可使一郡之人均其害且國用寧乏此邪奏免之

續文獻通考云又奏罷富民承

佃江准田視事甫五月請老謂人曰穴趾而峻墉必危再實之本必

傷其根無功德而忝富貴何以異此又曰世俗喜言勿認真此非名言臨事不認真豈盡忠之道故其歷官所至俱有政績可紀時稱名卿生平喜誦讀有所得輒手抄爲書所著詩文奏議傳于世卒封梁郡公諡文肅

冊曰人生在誠不誠乃僞自異說滋不着爲貴貽害人心流爲極獎認真一言救時砭劑

趙師魯字希賢霸州文安人父趾秘書少監師魯爲人風采端莊在太學力學如寒士仁宗延祐初爲興文書丞後補中書省掾於朝廷典章故實律令文法無不練習臨事所敏果斷執政多奇之泰定中拜監察御史時大禮未舉師魯言天子親祠郊廟所以通精誠述景福百王不易之典也宜鑒成憲講求故事對越以格純嘏帝嘉納焉元夕令出禁中命有司張燈山爲樂

師魯上言燕安怠惰靡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侈之端觀歷事雖微而縱耳目之欲則上累日月之明疏聞遽命罷之是時宰相倒刺沙密專命令不使中外預知師魯又言古之人君將有言也必先慮之於心咨之於衆決之於故老大臣然後斷然行之渙若汗不可反未有獨出柄臣之意不容衆謀者也不報有朝士年未及致仕其子請預廢其官執政欲從之師魯駁其非事遂止文宗天曆中遷樞密院判官持節治四川軍宣上威德士卒懷其恩信未幾出爲河間路轉運鹽使暇日率僚吏新孔子廟命往江右製雅樂聘工師春秋釋奠士論稱之以疾篤棄官歸京師卒封天水郡侯諡文清

秦起宗字元卿廣平深水人生長兵間學書無從得紙父順削柳爲簡寫授之成誦卽削去更寫年十七選入蒙古學學輒成

辟武衛譯史御史中丞塔察兒愛其才遷中臺史仁宗延祐初
爲太子家令司典簿官上言東宮官屬輔導德業財賦非所專
治朝廷是之遷南臺御史建康多水或遇災而有司抑不聞或
無災而冒免起宗微行得實官民不敢欺文宗初立命威順王
征八番蠻時蜀省囊加台尙拒命起宗極言武昌重鎮當備上
流之師親王不可遠去力止之及王入見帝謂曰八番之役非
秦元卿幾爲失計尋拜中臺御史劾中丞和尙受人婦女賤買
縣官屋不報起宗從臺官入見跪辨良久敕令起起宗不起會
日暮出明日立太子有敕起宗又奏不罪和尙無以正國法帝
曰爲御史當如是矣又劾閩憲上相耳竊父妾以逃其父憤死
流之嶺南久之遷都漕運使帝名諭曰漕輸事多廢闕賴御史
治之俄轉撫州路總管至官有司供帳甚盛亟還之民僚佐有
燕集成禮卽止曰我素農家安儉約務清靜庶使吾民化之
年誦老以兵部尙書致仕卒諡昭肅

陳思謙字景讓祐之孫也少孤警敏好學尤深於邵子學極經
世書文宗天曆初爲丞相高昌王亦都護所舉時年四十矣授
典寶監經歷踰月改禮部主事首言教坊儀鳳二司官屬不當
與文武臣並列朝會宜置百官之後大樂之前詔從其議至順
元年拜西臺御史建明八事曰正君道結人心崇禮讓正綱紀
審銓衡勵孝行紓民力修軍政先是關陝饑民多粥產轉徙及
來歸皆無地可耕思謙令聽民倍直以贖使富者收兼入之利
貧者獲已棄之業御史李擴行部甘肅金州民劉海延都其男
元元自稱本流民非伊子告父掠其財擴偏聽以酷法斃其父
思謙劾擴逆父子之天壞朝廷之紀遂抵擴罪明年拜監察御

史首陳四事言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臣民之寄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自秦漢以來上下三千餘年天下一統者六百餘年而已我朝開國混一六十餘載土宇人民三代漢唐所未有也民有千金產猶思謹守之以爲先人所營况君臨天下承祖宗艱難之業而傳祚萬世者乎臣愚以皇上爲有元之聖主今日乃圖治之盛時不可失也又言戶部賜田諸怯薛支取海青獬豹肉食及局院工糧好事施舍一切泛支以至元三十年以前較之動增數十倍至順經費缺二百三十九萬餘錠宜節無益之費備軍國用苟能三分損一以惠民夫豈小哉又言軍站消乏一有征行必括民馬方今西越流沙北際大漠東及遼海地氣高寒水甘草美無非牧養之地宜設群牧使司統領十監專治馬政并畜牛羊數年後馬大蕃息或給軍以壯兵威或給站以優民力牛羊之富又足充國用亦其一助又以銓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弊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并其外有選法者并入中書二曰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上各舉所知得才則受賞失實則受罰三曰書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職朝廷滄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在內者不得三考進徑京官在外者已歷兩任准遷內職若材非出類守不敗官者則循以年勞處以常調帝可其奏時居憂者多奪情起復思謙言三年之喪謂之達禮自非金革不可從權有詔起報嚴寺恩謙言兵荒之餘當罷土木以紓民力帝嘉之曰此正得祖宗立臺憲意繼此事有當言者無隱順帝至元初出爲淮西道副

使未期月引疾歸名爲中書省員外郎上言強盜但傷人者皆
罪死而故殺從而加功之人與鬪毆殺人者例止杖一百與私
宰牛馬罪無異是視人與牛馬等也法應加重詔下法曹更議
定制至正改元累遷淮西廉訪使廬州盜起思謙言於宣讓王
帖木兒不花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上以帝室懿親鎮撫淮甸
豈得坐視願與王戮力殄寇王曰此吾責也如鞍馬器械未備
何思謙括民馬置兵甲不日而集與王分道並進遂平廬州既
而潁寇將渡淮又言於王曰潁寇東侵宜亟調芍陂屯軍爲備
王曰非奉詔不敢思謙言非常之變理宜從權擅發之罪願自
坐王感其言從之其姪立本方爲屯田萬戶名語曰吾祖宗以
忠義傳家汝職乃先人力戰所致今國家有難汝當身先士卒
奮報以無負朝廷尋召拜御史中丞年七十上章乞老不允入
謝感疾強拜命明日卒追封魯國公諡通敏

明曰世臣之胄謹守祠功朝儀以正銓選爲公節財蕃牧
民力稍豐定殺人法詰殄寇戎匪尙苛猛惡難縱容

鎖咬兒哈的迷失伊吾廬人五世祖名宋五設託陁託陀者其
國王所賜號猶言國老也高祖塔木從太祖圍燕征遼西下平
樂鎮撫白霄諸城號都元帥久之從治典平薄賦歛役有時歸
者四集卒之日遺命葬以紙衣瓦棺諡忠武曾祖阿里乞失嗣
父職從伐高麗有功卒諡武襄祖阿台憲宗時爲平灤路達魯
花赤灤爲孤竹故國乃廟祀伯夷叔齊以勵風俗卒諡忠亮父
迭里威失仁宗時爲河間路總管歲饑出官庫所積賑之官至
遼陽參政鎖咬兒哈的迷失年十二宿衛英宗潛邸掌服御諸
物及卽位拜監察御史首言國家命令所以宣揚政化敷布紀

綱爲法於當時垂憲於後世苟非爲國爲民不可輕易發也書曰謹乃出令令出惟行不惟反古之王者其於發號施令慎重如此王言一出天下莫不廓然丕變各得所欲雖山川草木亦皆觀光動色故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良以此也昔唐以中書奏事門下封駁尚書奉行亦謹號令之意伏惟聖朝中天建極祖宗以來凡出號令必與大臣協謀然後誕告天下是以億兆承聽莫不聳動故自中統建元至今詔令遂爲家法竊見比年所降命令非但煩數間亦未孚且皇元立制政柄總歸中書雖屢誡中書不得隔越奏事然諸司奉行不久旋卽背違凡有陳情輒白朦朧奏行變易紛紜法無所守誠非所以取信於四方爲百姓之觀瞻也迹其所由蓋因挾權撓法之臣不惜國體越職犯分各私其所爲而致然耳近如帝師法旨護持各路

寺廟居然宣示其始終辭理竟與繪音相似求之禮法尤且謬戾蓋發號施令者人君之大柄非帝師所宜行也嗣後應令開奏取自聖裁若隔越奏事者朝廷戒飭雖嚴然而朝出暮更且行且違者無他賞罰不信故也宜將從前隔越中書已行詔旨盡數拘收仍明定擅自奏事科斷之條以示必罰不可再長僥倖之風至朝廷詔語旣皆由國史翰林其承旨學士等員皆帶知制誥以知國朝典政者首領院事擬撰繪紵應專命掌之凡有奏行布告並從中書省送院詳定可否其或措置失宜有損治體者則繳駁封回其可行者則加潤飾譯寫此亦唐中書尙書門下之制也廷議是之著爲令語出典章至治元年春詔起大剎於京西壽安山與御史觀音保成珪李謙亨上章極諫謂東作方始而興大役以耗財病民非所以祈福也且歲在辛酉不宜

興築時丞相鐵木迭兒當國疾忌臺諫其子鎖南方為治書侍御史密奏曰彼宿衛舊臣聞事有不便弗即入告徒相與訕上以揚已直大不敬帝怒殺鎖咬兒及觀音保而杖珪謙亨等黥其面竄諸奴兒干泰定初雪其冤追封永平郡公諡忠愍賜其妻子鈔各千錠名謙亨還錄用

一統志載李謙亨曲沃人後官浙東海右道廉訪使

用曰職居言路寧別外內况其所陳尤為剴摯一時之忿諫官以罪讒夫之口吁其可畏

曹伯啓字士開濟寧陽山人弱冠從東平李謙游篤於學問世祖至元中歷任西臺御史關陝自許衡倡道學教多士伯啓請建祠立學以表其蹟四川廉訪僉事濶濶木以苛聞伯啓糾黜之仁宗延祐初轉西臺都事丞相鐵木迭兒專政一日召法曹官屬問曰西僧訟某之罪何為久弗治衆莫敢對伯啓從容言曰犯在赦前丞相雖甚怒莫之奪大同宣慰使法忽魯丁僕瀝嶺北糧歲數萬石肆欺罔累虧鉅萬計朝廷遣使督徵率以賂免最後伯啓往其人已死乃諭其子曰負官錢雖死必徵與其納賂於人苟若償之官第條汝父所賂數官為徵理諸受賂者懼潛歸之其子得鈔五百餘萬緡緡遂足遷司農丞奉命至江浙議鹽法罷檢校官置六倉於浙東西設運鹽官輸運有期出納有次船戶倉吏盜賣漏失者有罰歸報著為令尋拜南臺治書侍御史因言揚清激濁屬在臺憲諸被杜赴愬者實則直之妄則加論可也今訟冤一切不問豈風紀定制乎英宗即位出為山北道廉訪使時建西山佛宇甚急御史觀音保等以歲饑請緩近臣激怒上聽遂誅言者伯啓曰主上聰明睿斷是不可以不諱乃劾臺臣緘默使昭代有殺諫臣名帝為之悚聽召拜

御史臺侍御史同修大元通制伯啓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於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備五刑也法當改丞相是之泰定初引年北歸優游鄉社矚人賢之表所居爲曹公里生平奉身清約在中臺所獎借多名士爲侍讀學士考試國學首取呂思誠姚燾諸君子雲南僉事范震言宰臣欺上罔下不報范飲恨死伯啓具其事書之史館真州知州呂世英以剛直獲罪伯啓白其枉進懼風憲屢起准東道廉訪使使驛敦迫伯啓喟然曰吾年且八十尙忘知止戒乎會長子震亨卒于毗陵往附其喪卒于道追封魯郡公諡文貞有詩文十卷號漢泉漫彙續集三卷行世

脫歡唐兀氏先世以業弓進祖塔兒忽台從征阿里不哥死焉父朶羅台有戰功積官昭信校尉脫歡爲監察御史嘗上疏曰內外修寺雖支官錢而一椽一瓦皆勞民力百姓嗟怨感傷和氣宜停罷仍減省供佛飯僧之費以紓國用如此則上應天心下合民志不求福而福自至矣回鶻戶多富商大賈宜與軍民一體應役如此則徭賦均矣爲國以善爲寶凡子女玉帛毛羽齒革珍禽奇獸之類皆玩德喪志之具今後諸色人不許賣寶中賣以虛國用違者罪而沒之如此則奸商無所施其伎而國有蓄積矣其辭懇直當時稱之

張養浩字希孟濟南人自幼有行義嘗旦出遇有遺楮幣於道其人已去急追還之年十歲卽讀書不輟父母憂其過勤晝則默誦夜則閉戶張燈竊讀以才行薦爲東平學正游京師獻書平章不忽木大奇之累辟臺省椽一日病平章親至其家問疾四顧壁立嘆曰此真臺掾也後授堂邑尹毀淫祠三十餘所罷

舊盜之朔望來參者曰彼皆良民饑寒所迫不得已爲此既加之刑猶以盜目之豈非絕其自新之路衆感泣相戒曰願毋負張公至大初拜監察御史議立尙書省養浩言其非便既立又言變法亂政將禍天下臺臣抑不以聞乃揚言曰昔桑哥用事臺臣不言後幾不免今御史既言之而不以聞臺將安用時武宗將親祀南郊不豫遣大臣往代忽風烈人多凍死養浩復揚言曰代祀非其人故天示之儆大忤時相意時尙書省得選用臺官養浩嘆曰尉專捕盜縱不稱職使盜自選可乎遂疏時政十弊謂賞賜太濫刑禁太疎名爵太輕臺綱太弱土木太盛號令太浮侍門太多風俗太靡異端太橫取相之術太寬言皆切直當國者不能容改翰林待制尋構以罪戒省臺勿復用養浩恐及禍變姓名遁去及尙書省罷始召爲右司都事遷秘書少監仁宗延祐設科以養浩爲禮部侍郎知貢舉諸進士詣謁云納且曰諸君但思報國奚勞謝爲已擢西臺治書侍御史英宗欲以元夕張燈內庭爲熬山養浩諫曰世祖臨御三十年每當元夕閭閻之間燈火有禁况闕庭之嚴宮掖之邃尤當戒慎今燈山之構臣以爲所玩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願以崇儉慮遠爲法喜奢樂近爲戒帝大怒既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迺賢金臺集云先一日御史觀音保以諫五臺山事棄市翌日養浩復諫熬山人皆代爲危懼不意大蒙嘉紀賜予以父老棄官歸養自是七詔皆不起文宗天曆二年關中大旱饑人相食特起西臺中丞慨然就道禱華山嶽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二日及到官復禱於社壇大雨水深三尺禾黍自生時斗米十三緡民持鈔往糴鈔稍昏卽不用詣庫倒易累日不能得民大困養浩檢庫中未毀昏鈔悉以印識其背

又刻十貫五貫為券給貧民命米商視印記詣庫驗數易與新
 鈔又奏行納粟補官之令聞長安民賈海殺子以啖母慟失聲
 且命出其肉徧示闕府官屬責其不能賑貸到秦四月止宿公
 署夜禱於天晝則賑饑日不勝給每撫膺慟哭遂得疾不起追
 封濱國公諡文忠

大方通鑑云嘗著書三卷一曰廟堂忠告二曰風憲忠告三曰牧民忠告皆言居官之道

又元詩選載
 冊曰昌言忤時知幾遠避誠可動天况人主意憂國瘁民
 致短年歲臣盡如公治平易易

馬祖常字伯庸世為雍古部居靖州之天山先世事金為馬步
 軍指揮使子孫因其官以馬為氏曾祖月合乃當大兵破汴時
 來歸憲宗命協理斷事官事奏免儒人丁立常平倉多所建自

從世祖南征雷沛掌饋餉卒諡忠懿許有王碑云祖父潤同知

漳州路總管府徙家光州祖常七歲知學得錢即市書十歲時
 見燭歛燒屋解衣沃水以滅火眾嗟異之既長往從蜀儒張頊

講道儀真質疑義頊甚器之延祐初貢舉法行鄉會試皆舉首
 授應奉翰林文字擢監察御史是時仁宗在御久猶居東宮常

飲酒無度祖常上書請郤正衙立朝儀使羣臣奏對之際御史
 執簡太史執筆則雖有懷姙利乞官賞者不敢出諸口天子承

天繼統當極寶愛玉食之御猶審五味之宜酒醴之供當思百
 拜之義又言古者建立言官非徒撫摘百官短長照刷諸司文

案蓋以拾遺補闕振舉綱維上有關於宗社下有係乎民生禮
 文風俗治體所存名爵諡贈政理斯在教化有方則善惡自別

設施有法則緩急自明重穀則農知勸定制則官有守修武則
 先郵兵勤民則先察吏事欲究其本末言不憚於繁蕪因建白

一十五事英宗為皇太子又上書請慎簡師傅於時鐵木迭兒為丞相威權自恣祖常知其盜觀國史率同官答里麻劾其十大罪仁宗震怒命解相位秦州山移祖常言山本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有是異疏入大臣皆家居待罪亡何鐵木迭兒復相左遷開平尹欲陰中之祖常懼退居光州先是答里麻在臺班有高昌僧持丞相威娶婦南城詰其違法笞辱之至是亦解職去久之鐵木迭兒死乃除祖常翰林待制祖常嘗作上都分院記曰天子歲以事從或分曹濬務辨位考工或陪扈出入起居張設具或執棗餽餉衛或視符璽金帛尚衣諸御物惟謹其為小心寅畏趨走奉命罔敢少懈而必至給沐更上之目迴得一體惟詞臣獨無他為從容載筆給輶傳道路饋食持書數囊吏空牘旬日不一署文書夙夜雖欲求細勞微勤以自効而亦無有然後知上之人不欲彼其心使之研精於思慮而專以文字為職業非如累有司務以集事為賢者也至治三年祖常官待制出使從山榷榷薄無以稱其官幸遭逢國家治康內外清濫臣騰

廉恥不煩訓誨警齋懷柔不待約束所以敷宣播告之辭猶且日簡問為民歲而祀其祠之祝亦不誣神而考故其意質而文又寡是以益積其蘊蓄而不得肆發為詩歌以形容國家太平之功乃更相與樂其美而喜其被光寵於明世也吾徒之服是選者文宗天曆初累除南臺中丞順帝元統初名議新政良亦榮矣

賜鈔萬貫遂拜御史中丞持憲益存大體西臺御史劾其僚禁酷時面有酒容祖常以苛細不問嘗言將家子弟多驕脆有辜任使而庶民有挽強蹶張老死草野者當建武科儲材以備非常之用格不行尋轉樞密副使辭疾歸屢起行臺中丞皆不赴卒封魏郡公諡文貞嘗預修英宗實錄及皇曆大訓承華事畧又編集列后金鑑千秋記畧及風憲宏綱以進受賜優渥文宗嘗駐蹕龍虎臺祖常應制賦詩尤被嘆賞謂中原碩儒云元詩有石田集浙東廉訪蒞天爵請於朝刻以行世

楊采兒其河西寧夏人少孤即知自立事仁宗於藩邸甚見倚

重從行懷孟仁宗聞朝廷有變將北還命偕李孟先入仁宗至京師朶兒只識察禁衛警備無不周密既佐定內難仁宗退居東宮授太子家令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武宗聞其賢召見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武宗顧視之曰然授延慶司使仁宗始總大政執誤國者將盡誅之朶兒只曰爲政而尙殺非帝王治也帝感其言特誅其尤者他日帝與李孟論元從人材以朶兒只爲第一帝然之拜禮部尙書初尙書省改造至大銀鈔兼鑄銅爲至大錢至是帝欲並罷朶兒只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爲廢置夫錢以權物鈔以權錢錢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行古之道也因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可以遽廢言雖不用時論是之已遷官徽院副使御史請遷爲臺官帝以宜徽膳用素不會計特以委之不許有言近臣受賄

者帝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時張珪爲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朶兒只言於帝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義世無諍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帝喜竟納珪言拜朶兒只爲侍御史帝宴開時羣臣侍側者或言笑踰度帝見其正色每爲改容有犯法者雖貴幸無所貸怨者因共譖之賴帝知之素不得行未幾拜御史中丞中書平章張闕以妻病謁告歸江南奪民河渡地以其失大體劾罷之江東西奉使幹來不稱職權臣譖其奸與不問復劾而杖之御史納璘言事忤旨帝怒叵測朶兒只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黨御史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名帝曰姑宥之可謫爲昌平令日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但以言事得左遷恐後之來者用是爲戒不復言矣帝不允後數日帝闕貞觀政要朶兒只侍帝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對曰直由太宗使太宗不

聽徵雖直將焉用之帝矣曰卿意在納璘邪當赦之以成爾直
有上書論朝政得失面詆宰相者宰相怒取旨將殺之朶兒只
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殺之何以示信於天下且使臣亦
負其職矣帝悟得釋特加昭文館大學士時位一品者多乘間
邀主爵以贈先世或謂朶兒只眷倚方重苟言之當可得曰家
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尚敢求多乎且我爲之何以風
勵僥倖者亡何遷集賢大學士先是武宗崩皇太后在興聖宮
召鐵木迭兒爲丞相除月仁宗卽位遂相之居兩歲得罪斥罷
更潛結徽政院近臣得再入相恃勢貪虐愈甚日蕭拜住爲平
章稍牽制之及朶兒只拜御史中丞慨然欲糾正其罪會上都
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家奴脅弼守賀勝出之不得
朶兒只廉知其所愛弼贓鉅萬入奏帝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

兒走匿典聖近侍家朶兒只持之益急近臣以太后旨召至宮
門責以違旨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太
后旨也帝仁孝恐誠出太后意不忍重傷但罷其相位而遷朶
兒只爲集賢學士稱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臣職事不敢與聞
所念者鐵木迭兒雖去君側今反得爲東宮師傅在太子左右
恐其奸則禍有不勝言者仁宗崩英宗猶在東宮鐵木迭兒
果復相乃宣太后旨名蕭拜住朶兒只至徽政院責以前違太
后旨令伏罪朶兒只曰職在中丞恨不卽斬汝以謝天下果違
太后旨汝豈有今日邪鐵木迭兒又引同時御史二人證其獄
朶兒只不顧而唾曰汝等思嘗得備風憲故爲是犬豕事邪坐
者皆慙俯首頓之傳旨執朶兒只載諸國門外與蕭拜住俱見
殺至治初張珪爲平章屢言其寃終不自泰定帝立始降詔褒

贈追封夏國公諡襄愍權臣欲奪其妻劉氏與人氏剪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子不花幼有才氣善書後遭家難益自勵名節以蔭補武備司提點轉僉河東廉訪司事嘗出按部民有殺子以誣怨家者獄成不花讞之曰以十歲兒受十一創且彼以斧殺怨必盡其力何創痕之淺及不入庸邪得其情平反之文宗天曆初除通政院判將行值陝西軍亂郡守吏皆逃不花獨率衆出禦陣潰見殺二僕亦被執曰吾主既爲國死吾苟得生他日何以見主於地下欲起殺讐讐要斬之至順二年贈禮部尚書以褒其忠。

剛曰犯顏政諫夙荷主知正人倚賴適逢其時雖死奸佞氣節不衰子孝婦烈身端影儀炳炳青史千古昭垂

月魯帖木兒下領勒多襁箱臺氏父普蘭奚由宿衛爲中書右司員外郎與丞相哈剌哈孫建議迎立武宗累官遼東道廉訪使月魯帖木兒幼警敏讀書強記仁宗時入宿衛一日帝顧問左右曰斯人容貌不凡果誰氏子對曰臣父普蘭奚也帝曰汝父贊謀定國難朕至今未忘因命常侍禁庭哈剌哈孫欲用爲中書蒙古必闡赤雷問曰汝年幼欲何爲對曰欲爲御史聞者壯其志久之果拜監察御史巡按上都劾丞相鐵木迭兒受富民張弼賂五萬貫乞雷守賀勝貸死帝怒奪其印擢月魯帖木兒殿中侍御史他日帝語近臣曰朕聞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今皇太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爲太上皇與若等游觀西山以終天年不亦可乎衆稱善月魯帖木兒起曰臣聞昔所謂太上皇若唐玄宗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爲之者願陛下正大位勤政治以保萬世無疆之業前代虛名何足法哉帝善其對

後鐵木迭兒復入相參議乞失監以受人金帶繫獄乃烈月魯帖木兒爲御史時嘗誣丞相受賊皇太后命卽徽政院推問不實事始釋出爲山東鹽運副使期月間課增以萬計俄丁外艱歸泰定帝晏駕河南平章伯顏矯制授爲本省參政共議起兵迎懷寧王辭曰皇子北還問參政受命何人則將奚辭以對伯顏怒會行省參政明里董阿廷皇子過河南而川魯帖木兒爲御史時曾劾其妾媼女冒受封因說伯顏收之丞相別不花亦與之有隙乃謫乾寧安撫司安置後移雷州順帝至元六年召還紅巾盜起拜平章政事行省江浙北至招募民兵數千人恢復淳安等縣次徽州以疾卒于軍

瞻思字得之其先西域大食國人旣內附大父魯坤乃東遷豐州太宗時授真定路保使因家焉父幹直始從儒不干仕瞻思生九歲日記古經傳千言比弱冠博極羣籍汪洋茂衍諸踐履皆篤實之學延祐設科有勸其就試者瞻思不應泰定中以遺逸徵至上都見帝於龍虎臺帝厚遇之時倒刺沙柄國西域人多附焉瞻思獨不往屢使人招致之以養親辭歸天曆三年召爲應奉翰林文字賜對奎章閣進所著帝王心法文宗稱善預修經世大典以議論不合求去帝命侍書學士虞集慰而堅以母老辭遂賜幣遣還命集傳旨曰卿且薨歸行台卿矣至順四年除國子博士以內艱不赴順帝至元初徵拜西臺御史卽上封事十條曰法祖宗攬乾綱敦宗室禮勳舊惜名器開言路復科舉罷數軍一刑章寬禁網時姦臣變亂成憲帝方虛已以聽瞻思所言皆當時所不敢言者侍御史趙承慶見之嘆曰御史言及此天下福也時襄漢流民聚居宋之紹熙府故地

衆至數千戶私開鹽井自相部署往往劫囚徒殺巡卒瞻思擒其魁而釋其黨復上言紹熙土饒地厚流戶日增若以其人散還本籍恐爲邊患宜設官撫定詔卽其地置紹熙宣撫司未幾改僉浙西廉訪事浙右諸僧寺私蔽猾民有所謂道人道民行童者多隱徭役瞻思請勒歸本族俾供王賦朝廷是之尋以病免先在西臺時務理冤出滯平反大辟之獄先後甚衆然未嘗故出人罪以市恩嘗決獄咸寧有婦宋娥者與隣人通隣殺其夫五府官以爲非其殺且旣經赦將釋之瞻思持不可樞密判官曰平反活人陰德也御史勿執常法瞻思曰是謂故出人罪且公欲種陰德於生者奈死者何卒正娥罪卒年七十四追封恒山郡侯謚文孝生平邃於易家貧餽粥或不繼其考訂經傳常自樂也所著有四書闕疑五經思問奇偶陰陽消息圖老莊精詣西國圖經西域異人傳金正大諸臣列傳審聽要訣諸書藏于家

冊曰法期平允匪以市恩侈語好生死者蒙冤以戒倖免慈用方宏惟當疑似寧失不經

自當蒙古人英宗至治初爲監察御史錄囚大典有以事繫獄者其人偶見有橐駝死道旁因昇至家醢之置數甕中會官駝被盜捕索急遂執而勘之不得已誣服自當疑其冤臺官謂賊旣具是特御史畏殺人耳不聽後數日遼陽以獲盜聞冤始白人服其明泰定帝立扈從至上都勅參知政事楊庭玉賊罪不報卽納印還京師帝遣使追之俾復任章再上庭玉竟以是罷又奏平章禿滿迭兒當英宗被弒必預聞其謀不省反賜黃金繫腰自當遂辭職改中書員外郎中書省委開渾河親往閱治

續通志卷二十四
還言水性無常民且瘁難以成功卒寢其役會三皇后殂命工部撤行殿車帳皆新作自當不卽興工尙書曰此奉特旨員外有悞恐罪歸於衆曰設有罪自當獨任未幾帝果問成否省臣名之責其慢自當請入對既見帝奏曰皇后行殿車帳尙新若改作恐勞民費財且先皇后無惡疾居之何嫌必欲舍舊更新則大明殿乃自世祖所御列聖嗣位豈皆改作帝大悅語省臣曰國家用人當擇如自當者庶不悞大事特改中書左司郎中帝欲加號太后曰太皇太后命朝堂集議自當謂於典禮不合衆曰英宗朝已有行之者曰英宗孫也今上子也太皇太后之號係可以稱之子不可以稱之也議遂定文宗卽位有使持詔自江浙還言省官不遽迎詔帝怒遣使問不敬狀自當言於丞相燕帖木兒曰皇帝新卽位雲南四川猶未平若以使臣一殺行省大臣恐非盛德事况江浙豪奢地使臣或不得厭所則造言以陷之耳丞相言於帝事乃止進參議中書省事省臣議封太保伯顏王爵衆論可自當獨不言問其故對曰太保位列三公而復加王爵後再有大功將何以處之且丞相封王出自上意今欲加太保王封丞相宜請於上王爵非中書選法也遂罷其議拜治書侍御史初文宗在集慶潛邸欲創天寧寺令有司起民夫南臺御史亦乞刺台曰太子爲好事宜出錢募夫若役民則朝廷知之非便至是悉召南臺御史俾皆入爲監察御史惟亦乞刺台不與自當諫曰當陛下在潛邸時御史能盡心直言此忠臣也今無罪見黜非所以示臣下乃除僉憲湖南文宗嘗欲游西苑自當諫曰陛下以萬乘之尊而汎舟自樂如天下何不聽遂稱疾不從帝在舟中顧謂臺臣曰自當終不滿

朕此游邪臺。臣進除目。帝以筆刪去一人。而改將作院官。闕名。自當言。闕闕爲人。詎諧。惟可任。效坊職。若以居。風紀。則臺綱掃地矣。乃止。已出爲西臺侍御史。順帝元統初。除福建都轉運鹽使。先是。自當居左司郎中。時泰定帝嘗欲以河間江浙福建鹽引六萬。賜中書參議撒迪。自當執不可。僅以福建鹽引二萬與之。至是。復奏鹽引宜盡入以資國用。紓民力。時撒迪方爲御史大夫。不以爲怨。數遣人省自當母於京師。旣而以母憂去。尋復起爲治書侍御史。寧夏人有告買賣等謀害太保伯顏者。委自當與省院官往鞫。無實。以誣坐告者。伯顏怒。自當曰。太師所以令吾三人勘之者。以國法所在也。若欲加罪。則自當實主其事。乃左遷同知徽政院事。自當歷事四朝。終始一節。有古遺直風。然卒以是忤權貴。不復柄用。君子惜焉。

魯曾字善止。河南修武人。素宗天曆二年。進士。辟御史臺。會臺官劾中丞史顯夫。簡傲魯曾。開封章於大夫前。曰。中丞素持重。不能與人周旋。御史以人情劾之。非公論。由是直聲大著。順帝元統初。除太常博士。時武宗廟未立。后主集羣臣廷議。太保伯顏謂明宗母亦乞烈氏可配享徽政院。傳太后旨。以文宗母唐兀氏可配享。伯顏問曰。先朝旣以真哥皇后無子不爲立主。今宜立者。明宗母乎。文宗母乎。魯曾對曰。真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膺寶冊。則爲武宗皇后。明甚。明文二母同妾也。今以無子故。不得立主。而以妾母爲正宮。是爲臣而廢先君之后。爲子而私尊其父之妾於禮。不可。且燕王慕容垂卽位。追廢母后。文明段氏於別室而立。其生母蘭氏爲文昭皇后。以配享先王。貽萬世笑。豈可復蹈其失。集賢大學士陳顥出曰。唐太宗卽曹王明

之母為后亦二后也。奚斤打魯曾曰：堯母為帝，魯庶妃堯既為帝，未聞冊妃為后而配。今上為大元天子，顧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邪眾服其議。會伯顏敗魯曾，拜監察御史，疏劾其黨。太尉答失海牙、阿吉刺等八人皆見黜。久之，除樞密院都事。上言：前伯顏專殺大臣，利其妻女多巧誣以罪。今後官民有罪，應及身而止。又鄰王被陷，妻女流離，當雪其無辜，給復其子孫。帝從之。除刑部員外郎，悉辨正橫罹伯顏所誣者。後至正十一年，丞相脫脫討紅巾賊，以官軍不習水，募瀕海鹽丁為軍。遣魯曾淮南宣慰使，領軍事募鹽丁五千人，克復徐州。繼領所部討淮東卒于軍。

冊曰：粵稽后稱助少康，世元妃廢妃。上古無紀，所引雖荒，其議則是。

字伯恭，大寧惠州人。通刑名法，律之學初由刑部令史。擢中書掾。順帝至元六年，拜監察御史。時既毀文宗廟，主創文后號徙置東安州。皇弟燕帖古思，文宗子也，亦放之高麗。敬上疏曰：文皇獲不軌之愆，已撤廟祀。叔母有階禍之罪，亦削洪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燕帖古思太子，年方在幼，藉此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且明皇當上賓之禮，太子在襁褓之間，尙未有知義當矜憫。蓋武宗視明文二帝，皆親子也。陛下與太子皆嫡孫也。以武皇之心為心，則皆子孫也。無親疎，以陛下之心為心，未免有彼此之見。臣請以世俗喻之：常人有百金之產，尙須置義田，宗族困阨者為之教養，不使人所况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使一夫一婦無不得所。今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適足貽笑邊邦，取辱外國。况鬱鬱不可測度，箇生他變，良可寒心。臣願

殺身以贖太子之罪望陛下遣近臣迎歸太后太子以全母子之情盡骨肉之義則天意回而人心悅又疏諫天子巡幸上都宜御內殿其畧曰世祖以上都爲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爲常閣有大安殿有鴻禧睿思所以保養聖躬適起居之宜存敬慎之心也今失刺斡耳朶思乃先皇所以備宴游非常時臨御之所况今國家多故天道變更願大駕早還大內居深宮嚴宿備與宰臣謀治道萬幾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誠宗社之福也時帝數以歷代珍寶分賜近侍敬又上疏曰臣聞世皇時大臣有功所賜不過繁華重惜天物爲後世慮至遠也今山東大饑燕南亢旱海潮爲災天文不徹地道失寧京畿南北諸鄉蝗飛蔽天正謂聖主恤民之日也臣不卽慮此奏稟承請無虛日甚至以府謂百年所積寶物遍賞僕鄉

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帑藏謂空萬一國有大華人有大謂又將何以爲賜乞追回原賞以示恩不可濫庶允公論皆不許是年出兪山北廉訪司事按部全寧獄有李秀者本訓童村落有司以僞造鈔逮之捶楚誣服敬廉知始謀者爲大風王濁有司誤執秀以塞責移文至大同果得濁而出秀罪至正中累遷刑部尙書廣東憲府讐殺處以大逆敬曰憲府以私相害致有是變非大逆坐一家者此議始定尋改兵部尙書兼濟寧軍民屯田使請給鈔十萬錠招致軍民立營屯種歲收粟百萬斛以給邊防盜據齊魯以敬爲中書參政分省陵州供給諸軍民力不繼請行納粟補官之令于是河北燕南士民踵至積粟百萬石民獲少憩官至江浙左丞卒諡忠敏

李稷字孟商滕州人幼穎敏八歲能記誦經史從父官袁州誦

夏鎮得春秋之傳為名進士順帝至正初擢監察御史劾閣
高龍卜恃恩私侵撓朝政交通時相為國基禍宜早正邦刑疏
入流之邊境又言御史封事須至御前開拆以防壅蔽言事官
須加優擢以開諫諍之路殿中侍御史給事中起居注須任端
人直士書百司日奏及帝所可否付史館以備纂修之實承天
護聖寺災有旨更作稷言頻年水旱相仍公私交乏不宜妄興
大役議遂寢帝方注意守令稷言下縣尹多從吏部銓注或非
其才宜併歸省選茶鹽鐵課責簡長吏動受刑譴何以臨民宜
分委佐貳投下達魯花赤蠹政害民不當授正官帝悉可其奏
五遷至戶部尚書廷議以中原租稅不實將履歷起徵稷曰方
今妖寇竊發民庶流亡此政一行是驅民為盜也相繼是之尋
遷治書侍御史從丞相脫脫不花徐州謁告歸葬以山東廉訪使

致仕卒于京追封齊國公諡文穆稷為人孝友老幼允篤

鄰朋友之誼中丞任擇善陳思謙既沒皆撫其遺孤人以是多

袁州志云夏鎮字定遠宜春人以進士授茶陵州判官行誼端簡學有宗之

王思誠字致道兗州嶧陽人七歲從師授孝經論語即成誦家

本業農其祖佑詬家人曰見大不教力田反為此迂儒事邪思

誠愈自力學日進登至治元年進士順帝至正初由國子司業

拜監察御史疏言京畿自去秋不雨三冬無雪方春首月蝗生

黃河水溢蓋不雨沓陽之亢水漏者陰之盛也嘗聞一婦啣冤

三年大旱往者伯顏專擅威福讐殺不辜郊王之獄燕帖木兒

宗黨死者不可勝數非直一婦之冤已也豈不感傷天和宜先

雪其枉再赦有司行禱百神陳牲幣祭河伯發卒以塞其缺庶

可名陰陽之和消水旱之變此應天以實不以文也行部至檀

州首言采金鐵冶提舉司設司獄掌囚之應徒配者欽趾以舂金鑛舊嘗給衣糧自天曆以來水壞金冶因罷其給齧草飲水死者三十餘人瀕死者又數人夫罪不至死乃拘囚至於饑死不若加杖而速死之愈也况州縣俱無囚糧輕重囚不決者往往多斃獄中獄吏妄以病報請定痼死多寡罪又言初開海道置海仙鶴哨船往來警邏今做船十數艘止於劉家港口以捕盜爲名實不出海以致海寇猖獗宜卽萊州洋等處分兵嚴守不令泊船島嶼禁鎮民與梢水爲婚有能捕賊者卽以船昇之獲賊首者賞以官仍移江浙河南二省列戍江海諸口以詰海商還者審非寇賊始令泊岸下年糧船開洋之前遣將士乘海仙鶴於二月終旬入海庶幾海道寧息朝廷多是其議出僉河南山西道事行部武鄉監縣來迓思誠私語吏屬曰此必賊使

未幾果有愬於道者監縣伏罪吏屬問所以先知故曰衣敝衣乘駿馬非詐而何會國子監諸生相率爲閔仍命思誠爲司業比名諸生立堂下黜其首閔者五人罰而降齋者七十人勤者升情者汰自是諸生更相勉勵超擢兵部侍郎以母喪歸甫禫起爲河間路總管磁河水頻溢決鐵燈于思誠集民丁作堤晝夜督工朞月而塞復築夾堤於外亘十餘里命瀕河民及弓手列置草舍於上擊木以防盜決是年民獲耕藝歲用大稔暇則募民運碎甃治郭外行道往來者無泥塗之病所轄景州廣川鎮漢董仲舒故里也河間尊福鄉博士毛萇舊居也皆請建書院設山長員十二年除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應詔言七事曰置行省丞相以專方面寬內郡徵輸以固根本汰冗兵以省糧運改祿秩以養官廉罷行兵馬司以便詰捕復倚郭縣以

正紀綱設常選法以起淹滯尋出爲西臺治書侍御史紅巾賊陷商州奪七盤進據藍田距奉元一舍思誠會安西諸王及省院官曰秦關百二天下之重輕繫焉察罕帖木兒河南名將賊所素畏宜遣使求援上策也成將城客兵輒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且夕失守咎將安歸乃移書察罕曰河南爲京師門戶陝西實內郡藩籬兩省相望互爲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時察罕新復陝州得書大喜曰先生有爲國救民之心吾寧負越境擅發之罪提兵倍道來援遂破賊旣而河南總兵官果以擅調詰問思誠亟言於朝帝命察罕帖木兒專守陝西有行樞密院掾史受賂事覺匿王邸御史捕之急并繫其母思誠過市見之曰古者罪人不孥况母乎吾不忍以子故而繫其母令釋之御史不從思誠因自劾不出詰御史皆謝初御史有對事自中丞以下惟署紙尾莫敢問其由思誠曰若是則上下之分安在凡上章必拆視不可行者止以臺印封置架閣庫詔僉五省餘丁爲軍思誠奏曰關中方用兵困於供億民多愁怨復有是役萬一爲變所繫非輕獨得免復名拜國子祭酒方吐疾聞命卽起至朝邑卒于旅舍追諡獻肅

亦隣真班西夏人父俺伯事世祖以忠勤著官知樞密院事亦隣真班性剛正動有禮法仁宗名兒令入宿衛泰定初遷典瑞院使文宗天曆二年擢侍御史順帝元統間太保伯顏專政嫉其論事不呵出爲南臺御史大夫尋殺其子答里麻謫置海南及伯顏敗始召還至正六年拜御史大夫盡選中外廉能官置諸風憲一時號稱得人嘗言風俗人心日趨於薄請禁故吏不許彈劾所事官長太師馬札兒台與子丞相脫脫旣謫居西邊

續通志卷之二十四
時相欲傾之喉人告變且援臺臣同上奏亦憐真班曰凡爲相者孰無閒退之日况脫父子在官無他過奈何迫之於險終不從兼知經筵進講必詳慎多被嘉納有御史劾丞相別見怯不花姦邪誤國帝不聽亦憐真班從旁反復論不已由是忤上意左遷江浙平章中丞以下皆納印辭職既復名知樞密院事穎毫盜起朝廷屢出師失律致敗每進言於時相不見納仍出爲江西行省左丞相時妖寇出斬黃陷饒州民皆持挺爲亂北至道出安仁卽駐兵招諭來者厚加賞賚不從者乘高縱火攻之所在羣盜咸歸欵俄卒于官追封齊王諡忠獻

張禎字約中汴梁人順帝元統元年進士辟河南行省掾初娶祁氏祁生貴家頗驕縱見禎貧不爲禮踰月卽出之祁兄訟於官且污禎以它事左右司官聽之禎移疾不出行省平章月魯帖木兒怒曰禎剛介士豈汝曹所當議者令郎中虎者禿謁謝乃起踰年除高郵縣尹守城千戶妻崔氏爲其妾所譖虐死其鬼憑七歲女詣縣訴死狀且言屍瘞舍後禎卽其所發得之皆引伏至正八年拜監察御史劾太尉阿吉刺欺罔之罪并言明里董阿也里牙月魯不花皆陛下不共之讐伯顏賊殺宗室嘉王鄭王一十二口稽之古法當伏門誅而其嬖子兄弟尙仕於朝宜急加誅殛別見怯不花阿附權姦亦宜遠竄今災異迭見盜賊蠡起海寇敢於要君闔帥敢於玩寇若不振舉恐有唐末藩鎮噬臍之禍不聽及紅巾賊毛貴陷山東禎上疏畧曰伏見陛下以盛年履艱危而登大寶因循治安不預防慮寬仁恭儉漸不如初今天下多事海內不寧天道變常民情難保是宜臥薪嘗膽奮發悔過思祖宗創業之艱而今日墜亡之易於是而

修實德則可以答天意推至誠則可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
色之好燕安鳩毒之戒皆宜痛徹勇改有不盡者亦宜防微杜
漸禁於未然出宮女節浮費畏天恤人而陛下乃安焉處之如
太平無事時此所謂根本之禍也至若不慎調度不資羣策不
明賞罰不擇將帥所謂征討之禍也伏見調兵六年初無紀律
之法又無激勸之宜將帥因敗爲功指虛爲實大小相謾上下
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軍之將殘民之
將怯懦之將貪婪之將所過鷄犬一空貨財俱盡及其面諛游
說反以克復受賞今克復之地悉爲荒墟河南提封三千餘里
郡縣星羅碁布歲輸錢穀數百萬而今所存者封丘延津登封
偃師三四縣而已兩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蕭條夫有土有人
有財然後可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今寇敵已至之境固不忍
見未至之處尤可寒心如此即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存亡豈
不保况以地力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其爲自啓亂
階亦已危矣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禁屠宰皆虛
名也今天下日殺人矣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
何自至哉頴上之寇始結白蓮以佛法誘衆而終成抗拒視其
所向駸駸可畏其勢不至於亡吾社稷燼吾國家不亡堂堂天
朝不思靖亂而反爲階亂其禍至慘其毒至深其關繫至大有
識者爲之扼腕有志者爲之痛心此征討之禍也疏奏不省權
臣惡其訐直除僉山南道事方是時毛貴勢逼京畿而字羅帖
木兒駐大同察罕帖木兒駐洛陽方以爭晉冀爲事朝廷遣中
書參政也先不花樞密副使脫脫木兒侍御史噉噉往解既受
命不前進禎言其貪懦庸鄙苟懷自安無憂國致身之義朝廷

將使二家釋憾協心討賊此國之大計理宜風馳電走而乃迂
回觀望枉道延安以西繞曲數千里遲遲而行使兩軍日夜構
難自相仇殺實此三人誤國所致宜急正其罪以救時危亦不
報禎慨然曰天下事不可爲矣卽辭去居安邑山谷間結茅僅
容膝有訪之者不復言時事字羅帖木兒稱兵犯闕皇太子奔
冀寧奏除贊善不起擴廓帖木兒將挾太子入定亂且謀內禪
遣使傳東宮旨賜以上尊且訪時政禎復書曰今燕趙齊魯之
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爲丘墟關陝之區所有無幾江左日
思荐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淫名僭號幸我有變和我多虞閣
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藺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京
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於天
下閣下將何以處之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
能退紛紛藉藉神分志奪國家事能不爲閣下憂乎志曰不備
不虞不可以帥僕之惓惓爲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爲言大要有
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
二衛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兌平之
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休於邪謀
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下雖有智辨百出不能爲雪是豈可以不
鑒之乎且吾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騁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
其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其欲民厭其
汰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久乎閣下覽觀焉謀出於萬全則善矣
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釁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
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可不深思而熟計哉擴廓帖木
兒聽其說是用事克有成後三年卒

冊曰盱衡時事洞如觀火由見理明非關術數元之君臣
若子若父聾聵能開寧遠殞祚

陳祖仁字子山汴梁人父安國仕爲常州晉陵尹祖仁早有文
名順帝至正二年賜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歷監察御史出爲
山北廉訪副使召拜翰林直學士除參議中書省事二十年帝
欲修上都宮闕工役大興祖仁上疏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
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爲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業苟上不
奉天道下不順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盈守成
猶或致亂而况欲撥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先帝修
於累朝自經兵火焚燬殆盡固不忍言此陛下所爲日夜痛念
宜亟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
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
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念茲在茲然不
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都宮闕未復固無妨於
陛下之寢處使因是而違天道失人心或致大業之隳廢則夫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生民者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輕棄之
乎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爲本以恢復中原爲務信賞必罰以驅
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承平之觀不日
咸復詎止上都宮闕已哉疏奏帝嘉納之二十三年拜治書侍
御史時宦者資正院使朴不花與宣政院使橐駝內親近太子
外結丞相搠思監驕恣不法御史傅公讓上章暴其罪以違太
子意左遷吐番宣慰司經歷也御史連章論諫皆外除祖仁上
書於太子言御史糾劾橐駝朴不花姦邪等事此非御史之私
言乃天下之公論臺臣審問尤悉故以上啓今殿下未賜詳察

輒加沮抑擯斥御史詰責臺臣使小人蠹政之情不得達於君
父則亦過矣夫天下者祖宗所統馭臺諫者祖宗所建立以二
監之微而於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恤獨不念祖宗乎且
殿可職分止於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此外予奪賞罰之權
自在君父方今統德青宮而使諫臣結舌函頑肆志豈惟君父
徒擁虛名蒼生亦將奚望疏方入太子且令御史大夫老的沙
諭祖仁曰臺臣所言橐駝等俱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
除昔裕宗爲皇太子兼中書令樞密使凡軍國重事台奏聞者
乃許上聞非自今日始也祖仁復上疏言御史所劾得於田野
之間殿下所詢不出宮牆之外所以全此二人者止緣不見其
姦昔唐德宗云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使德宗早覺杞安得
是杞之姦邪當時知之獨德宗不知爾今此二人亦皆姦邪

舉韓知之天下知之獨殿下未知耳且裕宗既領軍國重事
時止閱大綱若至臺諫封章自是御前開拆使必皆由東宮
一君父有失諫臣有言太子將使之聞奏乎不使之聞奏乎使
之聞奏則傷其父心不使聞奏則陷父於過殿下將安所處如
知此說則今日糾劾之章不宜阻矣御史不宜斥矣斥其人而
美其除不知御史所言爲天下國家乎爲一身官爵乎斥者去
來者言言者無窮而美除有限殿下又安所處祖仁疏再上卽
辭職一時御史以下皆辭閑於是

一空事聞朴不花橐駝不得已各引退帝令老的沙慰諭祖仁等祖仁復上奏曰祖
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刑
賞不明所致也此二監者亂階禍本今不芟除後必不利漢唐
季世其禍皆起此輩而權臣強鎮乘之故千尋之木吞舟之魚

其腐敗必由於內思之可爲寒心願陛下俯從臺諫之言將此
二人特加擯斥不令以辭退爲名成其姦計使海內皆知陛下
信賞必罰自此二人始則將士孰不効力寇賊亦皆喪膽天下
可全恢復以還祖宗之舊若猶優柔不斷彼惡日盈勢將不可
制則臣寧甘餓死於家誓不與之同朝牽聯及禍以待後世正
人同罪會侍御史李國鳳亦上書於太子言朴不花驕恣無上
招權納賄奔競之徒皆出其門駸駸有趙高張讓田令孜之風
漸不可長中外所共知者獨主上與殿下未知耳自古宦官近
君親上使稍得志未有不爲國家患者望殿下思履霜堅冰之
戒早賜奏聞投諸遐荒以快衆論則紀綱可振紀綱振則天下
之公議爲可畏法度爲不可犯政治修而百廢舉矣帝聞之大
怒於是臺臣自御史大夫以下皆左遷出祖仁爲甘肅參政時

天極舉水堦甚以弱女託其友朱教即日就道明年李羅帖木
兒人中書爲丞相除祖仁山北道廉訪使名拜國子祭酒遷樞
密副使累上疏言軍政利害不報辭職除翰林學士遂拜中書
參知政事時天下亂已甚而祖仁負氣剛直數遇事與時宰議
不合乃趨授其階仍還翰林爲學士尋遷太常禮儀院使二十
七年明兵已取山東朝廷方疑曠鄆帖木兒驕悍難制專立撫
軍院總兵備之祖仁乃與學士王時待制黃暉編修黃肅伏闕
上書言近者南軍侵略全齊不踰月而逼畿甸朝廷雖命將出
師禁軍數少勢力孤危而中原諸軍左牽右掣調度失宜京城
四面茫無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以爲馭天下之勢當論
其輕重強弱遠近先後不宜膠於一偏徂於故轍前日南軍碎
在一方面而曠鄆近在肘腋勢將竊持國柄故宜先致討以南軍

遠而輕擴廓近而重也今擴廓勢已窮蹙而南軍突至勢將不利宗社故宜先救難以擴廓弱而輕南軍近而重也陛下當此時宜審其輕重強弱改弦更張撫軍諸官亦宜以公天下爲心審時制宜今擴廓黨與離散勢必不能復振分撥一軍逼冀不難就擒其餘見調軍馬悉宜倍道東行勤王赴難與禁兵聲勢相援仍遣重臣分道宣諭催督庶幾有濟如復膠於前說動以言者爲擴廓游說以箝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變朝廷亦不得聞而天下事去矣不報祖仁又上書於太子言近日將諸制河南軍馬之權不知此項軍馬終爲南軍所忌使其陰有悖逆之心朝廷惟以忠誠待之其心媿沮將何所施今未有所見遽以此名相加彼若甘心以就此名其害有不可言者朝廷苟聽之豈無所助然人言知之而不取言者誠恐誣以愛國者

說罪名無所昭雪也况聞擴廓屢上書疏明其心曲是其心未絕於朝廷以待朝廷之開悟耳當今之計不過戰守遷三事言言乎戰則資其犄角之勢以言乎守則望其勤土之師以言乎遷則假其藩衛之力極情勉厲使行猶恐遲晚豈可使數萬勁旅棄置一方當此危急之秋宗社存亡僅在旦夕不幸一日有唐元宗倉猝之出則是以祖宗百年之宗社朝廷委而棄之此時雖欲碎首殺身何濟於事故今不復遺忌惟以宗社存亡爲重疏聞亦不報二十八年秋明兵進壓近郊有旨命祖仁及同僉太常禮儀院事王遜志載太廟神主追從太子北行祖仁等奏曰天子有大事出則載主以行今從太子非禮也帝然之還守太廟以俟命俄而天子北奔祖仁守神主不果從八月二日京城破將出健德門爲亂軍所害祖仁一目眇貌寢身短瘠而

語音清亮議論偉然似不可犯者其學博而精爲文簡而詩清
麗世多稱傳之

冊曰權有轉移事衡輕重非託空言可施實用痛哭之陳
曾不心動江河崩潰一丸奚雍殆有天焉殞身以從

